

續輯咸甯縣志



續輯咸甯縣志卷之七

藝文

方志收藝文通例也而與史家不同史紀書目而已志

則兼錄篇章垂為典據體各有當也舊志藝文附載多

雜今慎採擇一以體要為宗首制詔尊宸翰也次表疏

重嘉謨也次記序次碑文雜著資考證也殿以賦與詩

章萃英華也倘於本邑無涉與風教無關雖鉅製鴻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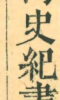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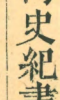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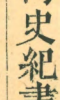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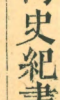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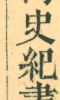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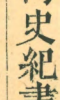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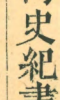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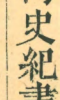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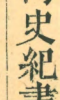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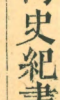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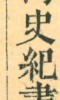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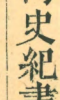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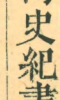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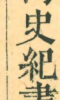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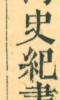
概從割愛示矜慎也若先正李馮諸公文以人重上君

子網羅散佚雖吉光片羽允宜珍藏不在此例志藝文

壬午續志補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制

唐憲宗授李鄴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凝成庶政必屬於長材經制四方是資於碩望况叅酌
治本燮和化源苟非傑賢孰允斯任爰立舊德將諧具
瞻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管内度支營田觀察處
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江夏縣開國侯食邑一千
戶李鄴性惟直方器本宏固冲敏足以成務通明可以
質神懷匡主之忠規蘊經邦之遠略歷居雄鎮累服大
寮臺閣藩方勳雷成式資爲重望綽有餘材必能翼宣
鴻猷導迎嘉祉用是徵拜陟於黃樞竭爾訐謔司我號
令法期畫一俗俾康甯寅亮庶工屬在良弼再守門下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勳賜如故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制

二

表部

上文選註表

唐李善 邑人

竊以道光九野縟景緯以照臨德載八埏麗山川以錯峙垂象之文斯著今章之義聿宣協人靈以取則基化成而自遠故義繩之前飛葛天之浩唱媧簧之後揆叢雲之奧詞步驟分途星躔殊建球鐘愈暢舞詠方滋楚國詞人御蘭芬於絕代漢軀才子綜鞏悅於遙年虛元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北度騰雅詠於圭陰化龍東鶩煽風流於江左爰逮有梁宏材彌劭昭明太子業膺守器響貞問寤居肅成而講藝開博望以招

咸寧縣志

藝文卷七

表

三

賢寧中葉之詞林酌前修之筆海周巡綿嶠品盈尺之珍楚望長瀾搜徑寸之寶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選後進英髦咸資準的伏惟陛下經緯成德文思垂風則大居尊耀三辰之珠璧希聲應物宣六代之雲英孰可撮壤崇山導汧宗海臣莖衡葦品樛散暉姿汾河委筵夙非成誦嵩山墜簡未議澄心握玩斯文載移涼燠有欣永日實昧通津故勉十舍之勞寄三餘之暇弋鈞書部願言注緝合成六十卷綴青甫就輕用上聞享帝自珍緘石知謬敢有塵於廣內庶無遺於小說謹詣闕奉進伏

願鴻慈曲垂照覽謹言顯慶三年九月日上表

爲夫請戍邊自贖表

溫氏

妾溫氏言邕劾職不謹狀涉貪狼逼迫囹圄獲罪以聞
誠宜不待刑書便當殞滅然有所隱忍恐負明時天開
夔遠號訴不敢倉卒之際分從嚴誅豈謂天鑒仁明邕
得生竄荒外再造之幸上答何階死罪罪邕少習文
章薄竊時譽疾惡如讐往往任拾遺奏張昌宗之黨後參
憲府劾武三思之罪坐此爲累不容於眾秉邪佞者切
齒攻文章者側目由是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見闕庭
何啻十載歲時凝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東嶽大禮
告成法駕西旋路遶近境邕奉牛酒之獻各展臣子之

感甯縣志

藝文卷七

表

四

心不意天澤曲垂恩私屢沐邕當再躍何以爲心懇至
夙誠冀遂申効妾聞正直見用邪佞生憂邕之禍端自
此爲始且邕比任外官竟無一議天顏暫顧罪則旋生
諺云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伏惟陛下明察此言妾之
微軀萬死無恨死罪死罪邕初蒙勘當即便禁身水不
入口向逾五日孤直援寡邪黨相趨窘急至深實不堪
忍氣微息奄惟命是聽遺邕手書事生吏口貸百姓蠶
種抑稱枉法市羅以進命作賊私吏以爲能守此加罪
當時匪使朝堂潛皆守捉號天訴地誰肯爲聞嚴命將
行恭往奔逐泣血去國沒骨炎荒長任欽州示以無用

妾穎充邕一卒之用効力明時膏塗朔邊骨糞沙壤使
得身死王事成邕夙心妾則碎首粉身萬死爲足妾夫
婦義重當見其志不避罪責冒死上聞儻天光垂照卽
當殞滅妾之榮幸實荷再生奉表投進恩匪

河陽謝上表

宋馬京

久塵右地無補聖明坐竊強藩尙寬罪戾恩私溢望愧
灼兼懷伏念臣才不逮中智非經遠特逢盛際再列近
司擢之於尋常之中振之於顛危之下便蕃異數究極
寵光齷齪備員僅能寡過碌碌成事無足論功徒肩許
國之誠靡講衛生之術曩嬰疾疹殆至膏肓雖賴上醫

咸宵縣志

藝文卷七

表

五

迄存餘喘然而氣血潛耗智慮早衰筋力乏於步趨耳
目乖於聽覽勉從職事仍歷歲時覆餗之譏已騰眾口
乞麾之請遠側上心矧惟右輔名都三城重鎮水陸皆
便次舍非遙食物是宜堂皇尤峻使傳罕經於館候訟
牒希至於庭除加以時雨旣優宿麥滋茂盜賊屏息閭
里阜安不煩施爲有便頤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
容覆日月照臨私臣以不報之恩諒臣有可矜之理終
始眷遇進退保全願何心顏敢愛軀命惟願稍加藥餌
益近方書朝露未晞倘復還於舊觀烟火不息誓更竭

於精神

疏

救李邕下獄疏

聖裔 孔 彰

臣彰上言竊惟明主御宇拾過取能舉棘囊朽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致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惜生乎北郭碎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死陳平棄百里奚不用晏嬰見逐則晉無赤狄之利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兼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氏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終姦謀中損然剛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疏

六

邕大有造於國家也前宋璟每厚遇者豈徒以才重抑嘉其忠於國矣今聞坐賊醜敗厥行且斯人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調患積而能散家無私聚陛下下吏訊之聞諸道路執法者將極加之以刑噫天之將喪斯文死在朝夕求辭聖代臣聞生無益於國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顧朽材輪轅無取徒獸視禽息雖生何爲况賢爲國家之寶社稷之衛若喪國家之寶失社稷之衛哲人云亡國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是臣不

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惠義也臣獲一善而死死亦不朽則又何憾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雁門縫掖有足効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全林父之功使臣得瞑目黃泉附北郭之跡臣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和之始難於用益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劍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鑒臣心昔吳楚七國叛周亞父得劇孟以爲寇不足憂矣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眾伏惟陛下敷舍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廣愷悌之澤以副天下之望臣先君孔子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疏

七

况大禮之後天地更新捨之弗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思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且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於死者豈獨爲惜邕之賢亦以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

圖之

照湖鑑
古文本

代養浩請卹典疏

監察御史

陸師贊

奏爲忠諫有功國本勞績茂著江防乞賜破格卹錄以慰先帝之心以勵致身之節事竊聞忠無不報人臣委質事主丹衷無愧職業克修者均之可以言忠至有不憚捐軀以維大本不惜性命以勤綱繆者此非常之忠也在臣子有非常之忠而朝廷無非常之報亦非所以

風有位已若今新陞南京戶部右侍郎孟養浩者臣等
之舊堂官坐院僉都御史也忠義天植戇直性生所稱
社稷之忠臣非耶慨昔寵如亂政先帝以承祧主閔之
長子請冊立則並封三王有議請豫教則屢推來歲舉
行至以冊立豫教請者幾同仗馬一鳴則斥於時朝陽
希聲國本幾危養浩憂之適由大行選給諫曰此報國
時也主試閩中策以五倫諷諫不悟乃焚香草疏甘爲
龍比臚列五不可疏上皇祖怒甚杖一百爲民曠棄其
身而三王並封之議頓止預教冊立之典次第舉行夫
養浩以一身生死爲商山羽翼天地祖宗實式憑之比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疏

八

歸唯閉戶讀書雖鄉人罕覩其面三十年如一日也先
帝繼離出震即起太常少卿改陞操江巡撫下車以來
以察吏安民爲兢兢一聞遼變寢食不遑念根本重地
東南半壁視此以爲安危日簡營軍而操練之汰老弱
募勇敢修舟楫備戰具數月拮据勞苦備極至二豎爲
災猶然力疾視政故地卿之命曾不數日枕未伏而箕
尾乘矣勞忘其勞以致於死檢槩洗如衣棺之費幾無
所出留都吏民無不泣下沾衣臣等看得孟養浩才雄
三楚氣塞兩閩彩筆揆天蚤傳臚於青瑣宏詞倒海遂
專對而皇華晉秩掖垣諫草幾篇直動鬼神之泣典試

閩省倫理一策嘿喻父子之情念青宮立德之時乃宗社靈長之寄遲久未立猜疑橫生於是矢捐七尺之軀以行四皓之策疏成聖怒不測旨下廷杖爲民梧垣之籍削矣而東宮之座稍安養浩之身去矣而皇祖之心漸轉故雖蓄不軌之陰計難搖有主之宸衷卒正大名以安國本居然定策國老偉矣夾日虞淵去國只半榻琴書無復承明之夢居家唯一簾風月不聞長樂之鐘杜門謝客恥投刺以干人漱石枕流懶求田而問舍豹隱已深雀羅弗啓邇者先帝登極詔書首頒亟錄社稷之功隨下賜環之詔一晉常少再擢中丞節鉞建鐘山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疏

九

之阜吏肅民懷鎖鑰嚴天塹之防波平浪靜當兵戈乆弛之日值遼陽失守之警手不停披身不貼席問江之要害遍設斥堠察地之險夷慎固封守蒐車練卒日無一刻之閒置器築城時廢三殮之節旌旗動邑壁壘改觀原因被杖血氣枯而不榮一值憂勞膏肓伏而不治家徒歎四壁幾無易簣之資檢點只空囊猶須麥舟之助蹇蹇孤忠允符死勤王事之諡迢迢旅櫬洵爲鞠躬盡瘁之臣三品以上例有祭葬贈廕如養浩者例外加厚可也至於易名之典常人待查待訪如養浩者不虛以忠諫安國本以匪躬固豐鎬自大行以至今官由鄉

評以至朝議終始不變窮達如一粹然無議者恐於今不多見焉給之以諭誰曰不宜大臣卹典多係子孫自行陳乞養浩二男未及舞象雙寡俱在壯年待其自陳必至廢而不舉臣等山斗之仰向已得之風聞茲且親炙其休光目擊其行事屹然山凝嶽峙藹然霽月光風言不激而行不隨澄不清而撓不濁可勝泰山梁木之感爲之流涕而嘆息也用是合詞上請伏乞勅下該部蚤爲題覆議祭議葬議贈議廕議謚毋稽盛典近來恩予太濫臣等方欲裁抑以絕倖竇而養浩輒欲破例優恤所謂臣子有非常之忠不可無非常之報者此也旌忠貞而報幽魂端有望於朝廷之特典矣臣等無任籲天祈祝之至齋捧謹奏聞伏候勅旨

籌款善後疏

國朝雷以誠

奏爲暎夷就撫須預爲籌款及善後地步敬陳管見仰祈聖鑒事竊暎夷滋擾沿海已及年餘我

皇上軫念黎民塗炭

俯允該將軍大臣所請不惜款項准令該夷就撫許以口岸

通商此暫時罷兵恤民之計非謂從此永遠安靖可以高枕無虞也臣念此時有宜合盤籌算者有通前後計

算者蓋籌款之術稅務爲急查暎夷各國所需中國貨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疏

十

物第一茶葉其次湖絲大黃計每歲購買約費洋銀五六千萬圓其所以屢次滋擾者非必妄生覬覦實欲據其利權犬羊性本貪婪不得已餓之以食計其稍安惟糜款至二千餘萬論中國見在情勢卽竭大捐輸將之力不足以酬此項則講求稅務尤不可無術但不知許給口岸准其通商各關稅務究竟如何著落若官旣徵收彼復抽稅商民不勝其苦若彼旣收稅官不得復徵則彼且日益富而我日益貧若彼肯稅於官其或給洋銀或給烟土狡詐固未可知偷漏亦復可慮夫以曠夷各國所必需中國之貨而中國不能操其權此正有不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疏

十一

能不早籌議者今請於茶葉大黃湖絲出產地方及經過各關口並聚頓各牙行此三處實力稽查分別酌加稅銀我自取於商民而有餘而商民之轉賣者亦各取於該夷而非不足行之日久計可以積年陸續所加稅務之項抵歸所償該夷之項此所謂合盤籌算以與爲取卽以取爲與而彼皆在我計中也向來該夷通商僅廣東澳門一處茲旣增給口岸不知將來地方如何整頓兵將如何設備夫以口岸視口岸彼此似可相安若口岸係要隘則彼旣據我腹心一舉動而彼卽知一畫計而彼先覺誠恐設備無時整頓無地而善後亦終

難有妙策矣聞得該將軍大臣有將福州府許給通商之說不知有成議否查閩省各府均產茶葉武夷山爲最歲可出數萬勛福州省會環山五虎門天塹足資捍禦使聽該夷往來據極險而權大利勢將不可復遏該將軍等若非確有把握度不遽然輕許臣愚以爲夷情難信地利宜保譬若對棋勝負止爭一著此又通商前計算而慮我之受制於彼也或有謂加稅恐肇弊端臣聞該夷從前曾有不經牙行自向商人購買茶葉載回本國盡屬假造者則夷人以牙行爲憑我卽向牙行徵稅實爲甚便至出產地方與經過關口夷人不能遍到祇須令該商民曉然於加稅之項均可取償夷人則不以爲累也惟通商口岸不在要隘則籌款尙易若在要隘卽善後亦難耳相應請

旨密飭各將軍大臣等遠慮深謀熟思詳計毋得草率目前使將來接辦者無可措手遺患後人總期於議撫之中預爲籌款及善後地步以副我

皇上綏靖海疆之至意焉

奏爲夷情叵測宜爲地重人以勵忠義而資整頓恭摺
奏祈

聖鑒事竊嘆夷滋擾沿海已及年餘我

皇上軫念民生准令該夷就撫以示寬大然臣竊謂夷情
雖猖獗心實畏葸其狡黠之謀有可乘機設防使之自
行困敝者夷人慣習風濤於素未經歷各要口慮有沙
礁每扮商船試探此其疑懼於未進之先也迨其據定
鎮至甯波入江口幾有難制之勢何遽忽就撫議蓋其
所恃者僅船砲譬螺蛳負殼而行不能偶離故迹似鳴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疏

十三

張究難再入重地誠虞離船太遠爲我所因此其畏葸
於既進之後樂以就撫爲便者也又該夷所在肆志猶
必恣意要求獨三至臺灣屢被擒剿宜若積恨深而報
怨急乃在浙蘇用兵之際竟似無意臺灣及甘心就撫
亦未議及臺灣之事臣方疑其俟各夷船退出將悉向
臺灣報復也今聞該夷赴閩遞呈有稱臺灣鎮道安殺
冒功等情狡戾逆夷殆不欲以力攻而思以計取查臺
灣產米最多閩省仰給且遠隔重洋海表雄勝固該夷
所且夕垂涎欲踞爲巢穴而不可得者非比沿海地方
但求口岸通商已也顧其地有鹿耳門險要守臺者果

能內絕奸萌嚴防隘口自無罅隙可乘故夷船三至臺灣扮商試探俱爲該鎮道俘虜該夷知終不可爭乃用反間之計固爲我

皇上燭照無遺然臣竊慮該大臣等恐壞議撫之局或欲罷斥該鎮道以安夷心夫該鎮道之才略吏事不能悉知迹其在臺多年久獲安靖上年奸匪甫經煽動即時撲滅又能連次殄獲夷船安內攘外頗著忠勤宜

皇上之恩賞異數度不致爲所搖動也議者或謂不罷二人則該夷必復肆擾沿海計將安出臣竊有說焉該夷如果真心就撫不欲窺伺臺灣則當議撫時應將在臺被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疏

十四

屈等情預行申訴茲撫議已成乃復追其既往是撫局自彼先壞曲在該夷若因一言遽將該鎮道罷斥儻該夷內結奸匪計取臺灣因而颺帆內擾仍恐弭兵無策也與其去二人以誤臺灣適墮夷計撫局終難曲全何如舉臺灣以委二人整頓海疆軍威可以大振古之用兵者類多激勵土著量度形勢撫眾設險以人和而兼地利戰守可以自由故力不勞而成功易從前沿海富民安土重遷自風鶴頻驚紛紛逃徙今所畱者盡屬沿海貧民若責成疆臣遴選賢能文武剴切曉諭將瀕海民房折爲空地趁南風未起勸令富者出財貧者効力

使之高壘深溝錯綜曲折斯防守有方捍禦有藉也聞
廣東沿海莊民於要隘地方或創築溝塹或依埋囊礮
蓋習知夷人長足直僵不慣崎嶇一有蹶跌卽起立爲
難該莊民鎗砲器械俱備家自爲戰人自爲守該夷不
敢侵擾此其明驗盍仿行之我旣堅壁清野夷人進無
可掠必將裹足不前再嚴禁奸民不得接濟水米以絕
其食用則彼雖船堅炮利亦無所施其技封疆大吏受
恩深重撫民守土正宜激發鼓勵體察情形力圖整頓則不
俟請將調兵而賊可困也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疏

十五

籌衛裹下河疏

雷以誠

奏爲籌辦保衛裹下河聯絡團練均已一律嚴整著有成效謹將十二州縣遵辦情形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仰祈

聖鑒事竊查裹下河地方旋折圍環千有餘里曲通江海遠
達潮河爲東南之奧區實米鹽之藪澤自揚城初陷賊
勢方張屢犯仙女廟一帶其時下河防其北擾裹河虞
其東侵而居民轉徙流離舍此一隅則更無藏身之所
臣是以於巡視淮揚到此卽專摺奏明募勇籌餉以極
力保衛裹下河至局爲要著正在進駐泰州設法辦餉

旋奉

恩命俾臣幫辦軍務臣責愈重臣心愈殷維時卽轉軍進屯

萬福橋扼東路之衝而仙女廟實爲裹下河之門戶並
係本營後路仍卽委員撥勇分路稽察嚴防其裹下河
十二州縣嬰經札飭牧令勸諭紳董設法捐資團練仍
恐未能身歷實效難期復加飭原委會籌團練之升銜
南河同知孔繼鏢徧歷山陽鹽城阜甯寶應高郵興化
泰州東臺通州如皋泰興靖江十二州縣會督講求相
其形勢籌其經費募選丁壯安設卡房其或經費不足
之區卽略變抽丁之法各因其便以備不虞復經臣隨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疏

十六

時籌議飭催務令一鄉爲各鄉之應四鄉爲一邑之應
一邑爲諸邑之應聲勢聯絡俾資捍禦而衛民生嗣據
該州縣陸續具報在城練勇在鄉練丁每邑多者萬餘
名少者亦三五千名城勇則各備軍械鄉則聞鑼齊集
各路訓練有水勇陸勇之分又有官勇民勇之別其泰
州通州寶應山陽並多樹旂幟大書齊心殺賊字樣巡
邏尤爲周密復據督辦委員孔繼鏢彙報情形大略相
同臣猶未敢盡信又分路派員查勘飭令明察暗訪據
稟各路團練實已一律嚴密設卡處所無不認真盤詰
卽土匪亦均知斂跡此裹下河團練保衛之實在情形

固由委員督辦之功及各州縣奉行之力實仰賴我

皇上洪福憐憫使逼近危險之區四民羣安食息得免風鶴之驚也伏思臣初到仙鎮時各邑人心皇皇裁插失時

商賈歇業經臣疊次出示勸諭先後舉行團練農民漸安生業多半補行栽種幸夏秋以來雨暘時若收成雖豐歉不一均尚不失爲有秋日前揚城釜底游魂尙稽顯戮而裹下河數百萬生靈實已轉危爲安用紓

宸廑於萬一所有委辦會督團練之升銜南河同知孔繼鏞穩練安詳辦事明幹應俟揚城克復由臣具保量予優敘其餘各州縣紳董可否准臣擇其尤爲出力者歸於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疏

十七

善後事宜分別酌保之處出自

皇上格外天恩謹將臣籌辦保衛裹下河地方情形繪圖貼說由驛六百里馳奏再近日揚城賊勢實已窮蹙連日開放大礮晝夜轟擊而於東路一帶尤節節設伏嚴堵防其竄入臣與琦善等惟當相機設法攻剿以期卽時克復上慰

聖懷合併附陳伏乞

皇上聖鑒

奏爲現在賊情漸成流寇惟有做行堅壁清野以孤賊勢而定民心臣等於黃泥溝邵伯仙女鎮等處變通舉行東北藉保無虞已有明效所有各直省地方應請一體設法辦理謹會銜由驛六百里馳奏仰祈

聖鑒事竊惟逆賊鴟張毒流數省到處殘破堵禦無方皆由民心不定故賊勢得以狻猖也臣雷以誠於五月間奉

命幫辦軍務兼保東路新募之勇有限而應防之處甚多實屬不敷調撥當卽分委幹員前赴裏下河各州縣激以大義勸令團練先後聯絡民勇得十餘萬人聲勢遂壯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疏

十六

猶虞地方遼闊防範維艱因思古人建寨築碉堅壁清野實爲防禦流寇第一妙法當經臣雷以誠臣慧成彼此熟商按江南地勢初無峻嶺崇山多半溝塍汊港設險爲難建築非易惟有易寨爲堡以土爲砦做拔戶抽丁之法作深溝高壘之謀伏查揚城北達清淮則灣頭邵伯首當其衝東去下河則六開仙鎮實扼其要他如東北之黃泥溝沙河橋等處所以防內賊之竄東南之宦家橋李塹河等處尤時慮外寇之來允宜首先興築使民觀感易從節經臣雷以誠臣慧成選派幹員親爲區畫先於東北黃泥溝沙河橋一帶官爲興辦就舊溝

小港因寬加深卽以挖溝之土加築爲砦環城而南計長三十餘里計砦百十餘座外復圍以鹿角陷坑兼且散布蒺藜地澀並又多雇民夫守砦以濟兵勇之不足倘遇有警一砦鳴鑼砦砦皆應俾各營得以准備豫防其邵伯仙女鎮宦家橋李壘河各處亦經臣等分委員弁並剴切出示勸諭該地方紳董均已一律興辦處處設險以守爲戰故前日揚城之賊雖窮極出竄並不敢犯東北兩路其明效概可見矣然此特暫爲保守東北一面之計耳臣等愚見以爲賊情劇滑卽今揚城已復金陵京口兩城猶爲賊踞長江之險來往自如設使分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疏

十九

道並竄流寇勢成竊恐徵調往剿兵未至而賊已逃士卒罷於追奔餉需隔於道里將以救北而南路空虛欲以征西而東隅危困此必不及之勢也惟是以兵衛民則不足使民自衛則有餘若趁此各處民皆團練之時令其各就地方形勢一體照辦或依險爲壘或平地築堡或挖斷其總要之路爲鈞橋以便起除或寬深其舊有之溝作壘壁以資捍禦集牛豕於欄檻不令匪窺藏菽粟於倉廩勿供賊食計社立長比鄰聯藩務使人人有殺賊之心處處得防賊之法來卽轟擊去不窮追則民日飽而賊日飢民益強而賊益弱不煩兵力漸挫妖

氛矣所有裹下河各州縣現已委員前往相度地勢會同地方官變通籌辦惟恐將來日久生懈應請

飭下督撫責成各該州縣永遠遵行庶幾有備無患羣黎自臻又安至如安徽河南山東湖廣等處高山崇阜土厚林深舉行較更便易伏乞

命下各直省一體做照辦理庶幾民心既定賊勢自孤似亦隨地設險轉危爲安之一道也謹

奏

請籌禦賊疏

雷以誠

奏爲通籌禦賊急務敬陳管見恭摺密奏仰祈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疏

二十

聖鑒事

臣

竊爲粵賊之起蔓延數省今聞已陷岳州又竄薄

湖北省城矣督師諸臣現奉

嚴綸切責徐廣緒等自不能辭其咎而棄城遠遁之博勒恭武尤宜急正軍法以堅人心而作士氣軍興以來賊過輒陷誠如

聖諭所云賊至不擊賊去不追進不能戰退不能守所以然者非盡城不堅兵不眾也將無恥退之心士無敢鬪之志耳使軍令嚴明將士皆知退不免死進可獲生亦誰不勉圖敵愾之功而甘受僨軍之戮者或謂軍興以來應死者不止博勒恭武一人不知雷霆之威震於一擊

非必盡摻天下之不孝不敬者殛之無遺也晉文於顛
頡漢高於丁公前事可師惟

宸斷決然行之又河南江西安徽等省均奉

聖算周詳

諭令嚴密防堵有備無患自應計出萬全臣愚以為此次賊

匪起自山海之間平陽之戰非其所長所慮尤在沿江

一帶現既竄入湖北則兩江一帶可以浮江而下風聞

偽示有定都金陵之語雖難保非聲東擊西之謀然江

南富庶賊所覬覦風帆便利一日千里無論能否攻破

省城皆當慮其潛師東下若襲取金陵偽行仁義要結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疏

二十一

民心內收鹽梟外結島寇則漕運不通將成割據之勢

雖我

朝

列聖相承

深仁厚澤浹髓淪肌萬萬不至於此而小臣私憂過計不能

不及於此今兩江督臣陸建瀛尙駐工次臣愚以為權

其緩急河工宜責成留辦臬司臣查文經隨同河臣楊

以增實心妥辦陸建瀛宜回省城加意鎮撫民人修飭

武備過而防之以期無患是為至要現聞賊匪窺伺武

昌省城江夏實附郭首邑撫臣等籌辦防堵已久現宜

乘賊尙未齊隨到隨辦急擊勿失向榮徐廣縮等計可
先後遵

旨抵省重兵既集自可無虞疏失省城上游之金口等處水
陸各要隘亦必加意防截賊黨之續至惟省城下游百
八十里與黃州府城對江爲武昌縣城昔吳孫權嘗移
都於此六朝遂爲重鎮實自古用兵之地沿江一帶如
江夏之青山黃州之陽邏團風三江口武昌之樊口大
冶之道士泚蘄州之州城廣濟之田家鎮武穴皆爲扼
要地方黃州府城武昌縣城皆宜派得力員弁帶兵固
守而陽邏江面較狹道士泚尤寬不過十丈磯險水急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疏

三十一

實吳楚門戶關鎮此皆沿江要隘之在省城下游者也
誠恐賊因省城難攻潛師東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又
蹈岳州之覆轍則東南數省無不震動矣應請

皇上迅速嚴密敕下督兵各大臣留意籌畫策其萬至東南
大局實繫於此至

聖諭因岳州失守嚴禁以要隘爲辭先期出城自係專爲守
土之臣而言至帶兵之員亦有必應分布要隘相爲倚
角者恐諸臣或有誤會

聖意並恐有以守城爲辭棄險不守坐失事機者仍應請
旨明切宣示令各相機戰守總以有無失機爲斷不爲遙制

恩威並用不難迅奏膚功至楚幸甚天下幸甚臣爲通籌禦賊急務起見謹具密奏

附片

湖南之役徐廣縉未能先據岳州扼其門戶而羅繞典張亮基等但以固守長沙爲詞更不籌及全局向榮獨帶屬兵與賊相對札營賊中稱爲向蠻子不敢逼視羅繞典等之所以守城得力者向榮進擊牽制之力居多且岳州失陷羅繞典等計慮不周向榮卽密遣將兵由小路直趨湖北省城幫同常大涓固守是其智勇已在徐廣縉等之上而羅繞典等反謂不應私行救援北路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疏

三三

是其畛域之見但知守一長沙省城冀或得便離開則且居守城之功而盡推失險之過其忌才懷私討巧卸罪之情已昭然眾人耳目乃復欲傳播謠言計陷向榮於死地不知是何設心所可惜者常大涓與羅繞典同里亦不能先行陳奏添兵扼要岳州坐失機宜至此時始德向榮而怨羅繞典矣今凡自楚來者無不以向榮一人爲安危所係特事權不屬未免有所牽制不能展布自如是在

皇上推置腹心大爲鼓勵而駕馭之自當立建奇勳也轉敗爲功在此一舉

宋

嘉祐禪院記

馮京

成都府嘉祐禪院古名毗盧本偽蜀樞密王處回所舍宅也兵火之餘有弊屋十數楹在頽墉荒榛間雖邇通衢而門無車馬之迹嘉祐二年端明殿學士宋公守成都始令長老齊海開堂演法十方住持七年詔賜今額初海師之來也召參學門人峨眉紹紀而議曰今吾與爾俱被府命以興梵刹非大法堂不足以倡吾宗非香積食不足以具供施非鉅厦不足以安清眾於是募信

咸甯縣志

藝文卷

禪院記

二

者建法堂僧堂香積厨六年而後成治平二年海師移度長松山府尹端明殿學士韓公命紀師嗣領其眾紀師營繕口勤一日乃建寶殿以嚴尊傳購經典以備誦持闢三門以示趣向立丈室以延叩請有太廟齋即游之才為起藏殿以秘教乘新津張氏壽享施田七十畝以助歲供都人王守慶入圃畦八畝以廣院基凡為屋百五十楹居者得所安學者蒙所益始於都會號大道場游方之徒歸者如市遠邇檀信靡然嚮風非紀師智力安能至是哉西蜀士民繁多人心樂善然禪林之興殆無二世使繼而主之者皆如師之勤則法會有不興乎使

釋氏子皆如師之心則祖道有不隆乎紀師以余嚮守是邦屢嘗訪師廢興本末聞見最詳不憚數千里之勞而以記文見託因直書以貽之云元豐三年記

大成殿記

明教諭 伍 福

東嘉平陽陳侯公遠之來治咸甯也不二三年政用有成上下輯睦平易不撓民安於無事尤以學校爲務而究心焉時學之禮殿門廡神廚齋舍歲月旣久日卽敝壞侯每周覽嘆曰予自垂髫游庠序至卽官今際內朝清明外無繁令正予崇報之時學校之修非吾事而誰事於是視棟梁榱桷之腐者撤之瓦甃之缺者驅之象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大成殿記

三

設采色之翳者易之首創禮殿高踰三丈視舊有加而廣如其舊以及門廡神廚齋舍諸屋次第而舉增露臺於禮殿之前完以朽填塗墍之堅漆以丹艧桓楹之飾經始於景泰七年冬十二月訖工於天順改元之夏僅及半載煥然一新而工費之需處之有方故敏於就事民不知勞賢矣哉陳侯之用心得以摠其圖報之忱矣嗚呼治教之休明豈專在於屋室之美哉聖人之道如日麗中天敦敍彝倫推明至理修齊治平之方裁成輔相之道本末具舉萬古不易然而簡陋不治則無以行典禮而隆教養何學校之云乎得陳侯之整飭而殿宇

崇隆春秋二祀衣裳冠履濟濟踴躍已侯出右族敦說
問學內剛明而外循雅審事宜而達政化飭躬蒞民已
收功於踐履斯舉也誠可謂知所本而善推其所爲矣
予故喜而紀其顛末刻諸麗石後之臨政者能不有讀
斯文而心侯之心者乎是爲記

修學記

學博 王廷傑

學建於國又建於鄉所以崇 先師而大文教也一
時廢興世道人心胥繫之豈渺也哉世讀聖賢書無不
知尊聖賢者第兵興後衿子埋首山徑覺宮鞠爲茂草
而長吏輩又以戎馬紛紜拮据供應所夕不遑則談維

咸寧縣志

藝文卷七

修學記

四

新於今日誠憂憂乎其難之淦邑

聖廟夙號恢宏

自罹兵燹頽毀過半兩廡尤根椽片瓦靡有存者前人
一再爲之未見厥功至今不無遺憾幸邑侯周公起做
維衰百廢振舉而其於 聖廟尤懷乎有餘恫今年

夏正念修葺會余來署咸庠至之日卽與之謀余唯唯
任之不辭遂屬與庠友陳生璧唐生開虞黃生應鉉孫
生旦董其事蠲吉鳩工捐貲庀材謀其所以修者正殿
崔巍虛敞風雨易頽則東西頂壁鋸板裝釘棖榭條瓦
宜易者易 聖座朱丹四配如之宜新者新燿燿煌

煌輪奐美也兩廡創作東西各三楹諸賢牌座序次一

一安置悉有法翼如也戟門高廣選棟梁椽瓦三扉拱樹儼中正可象也類有池環岸石砌淤者深注忽如泉侯快之命種蓮不復采蘋南澗也外列屏與牆周循橫直用堅壘高垣昭其望也內外前後左右俱設門閑出入彝堂四壁新庭除治以及禮門森然階級亦蔑不嚴翼改觀君子履而小人視也窾曰可矣侯曰未也棟宇飾而祭器不充謂祀典何於是討故實而簡之置供桌六鑄大小爐七造帛匣八諸如爵豆等缺者補少者益莫不周察而完具窾曰可矣侯曰猶未也秋祭屆矣祀事浴陋規神其吐之乎吾輩修葺之謂何而可草草也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修學記

五

牲必具備博碩肥腍諸皆自稽豐盛精潔且告誡再三務種種致其誠敬而後安以故祭之日博士弟子員靡不洗心滌慮奉厥事惟謹一時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是又數百年之所未見者侯之功若德直與宮牆俱高血食並永矣余暨司訓公與諸生輩先後心係心以共竭其心矢公矢勤矢恪不特舉前所屢作未克者一旦而襄之成且盡前所相習不敬者一旦而革之力幸矣廟貌新吾道興祀事肅大典光矣自茲以往履斯門登斯堂進退趨踰肅乎如有所見愾乎如有所慕雍雍穆穆皆知重本知重本則知嚮化知嚮化則敦詩說

禮型仁講讓可毋卽於偷則此一役也豈惟先師
之爲抑大有裨於民教也維時工成告廟祀畢舉觴相
與慶而序之侯諱文華字在中號尹公山西翼城人時
以卓異聞於上寵賜袍服其最績纍纍不槩述而茲特
舉修學之一端如此

聖宮明倫堂記

訓導曾芝附

咸甯爲邑隘且勞也綜其地才一十六都而東連武昌
江夏湖廣省會爲之衝西界蒲圻嘉魚湖南廣西孔其
道南接通山崇陽興國羣山午錯而其北則水鄉沮洳
庠漫民居鮮少蓋田廬居邑之三湖山居邑之七宰是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明倫堂記

六

邑者靡不案牘勞形郵傳棘手疇其於控惚中厪富教
釐典章捐俸捐廉聿新黌序誠以其事爲近今所無而
其心非賢且勇者莫能有夫黌序之關於民風者鉅矣
咸甯黌宮創之也年深修之也歲遠兼之地偏湖山常
滋朽蠹外雖朽望以壯觀內實塌圯之是懼而序中明
倫堂則已欹棟宇墜瓴甌居東西齋者架木暫支每出
入必疾趨而過懼其壓也前之良有司亦嘗顧瞻心惻
思與維新而或以事牽或未久卽解組去用是遷延綦
久其勢岌岌不可以終目邑侯南陵王公於嘉慶十七
年秋來爲邑父母未及數月政通人和百度俱舉卽議

析而新之聞是議者眉翹首欣然樂觀厥成又慮公以經術起家蒞茲下邑費罔所出則或如前之中止且前任牧雲卽明府曾勸捐應試諸童存錢百千矣固期修補朽壞而未能也此教諭冀君樸齋署訓導鄭君魯池亟言於公而心怒者公聞卽出廉俸市材木計程期遴選邑庠士楊子馭孚孫子宗蔭鄭子成渠張子兆晉爲之首卜日鳩工矣先新 大成殿 啟聖宮次兩

廡及大成門次泮水石欄櫺星門外屏墉垣內廊鐘鼓次鄉賢名宦諸祠文武持敬二所巒宮工竣卽從事於明倫堂制浴其舊材煥以新總是役而記之十八年三

咸寧縣志

藝文卷七

明倫堂記

七

月伊始是年十二月落成董其事者樸齋之力爲多而分厥勞者首事四人焉其聯額擘窠經文大楷則長沙劉君式潤書也木以材計磚以萬計瓦以億計灰釘漆油麻俱以勛計匠以工計實用公之廉俸三千五百兩有奇公雖簿書鞅掌猶日一至以督之於戲其可不謂之賢也與予之來也後未能覩厥事聞邑人士頌公盛德如此公於民事無不勤其昔宰江夏也令行禁止弊剔利興已嘖嘖口碑充道路其於咸奚趨是哉方議修邑乘儲膏火網羅散佚蒸我譽髦乃遽以事去徒令都人士挽之而莫留夫以百年莫修之舉一旦起而任之

雖其賢使然然非勇於義者不能及此書於石以志公之賢而勇焉

新置學田記

廩生 王維培 邑人

咸甯楚孔邑邑庠之冠儒冠而誦鄒魯者幾三四百人
士勝衣以上一呬唔其間卽進其身以別於編氓文學
稍稍優又予之廩餼以足其衣食夫如是而業不精名
不顯者非夫也然士已去編氓勢不得躬耒耜農之務
荒而士病廩餼之所及者有限餘皆必謀之室內或糴
之他境他邑爲里塾師甚或之商之賈其尤者袖券謁
財虜之門而士益病或士用明經孝廉擔爵躋膺者固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新置學田記 八

不乏人然以三元闈運至今馳驟青雲翱翔藝圃猶不
能甲視名郡巨邑坐是故耳文所周侯初來首詢學政
始徹其圯壤而新之犁然改觀旣而闈掌故咤曰咸故
有學田奈何士貧若是豈積猾之乾沒抑亦有司者之
玩覈之得田一百一十八畝有零復諭生員阮憲王維
塏方遷義民方晤樊銀芳等輸田八十二畝有零合之
有田二百二畝夫田必佃之農農收其息之五國收其
息之三鼠耗胥漁又去其息之一所及士者幾何侯乃
發豪民之隱射者若而人總其米若而石卽以充學田
之糧學有田而無糧田之入盡以實學之帑士之不能

冠婚喪祭者藉於是士之糟糠不厭襤褸不完竈乏煙而衣露脛者藉於是月課有饌公禮有費藉於是政成勒石以垂不朽而不佞屬操觚之役余惟三代之治教養并重故既富方穀士穴處而蘊奇出則翊皇紘維帝軸社食以此長世是舉也崇右文之典於經綸之先施不測之仁於陶鑄之內五年間文學彬彬人人芥視甲第異時文章德業後先繼美菁莪棫樸之盛余且持左券以俟非侯今日所注措而貽之者耶若曰久弊生利歸私橐秦瘠二三子非侯今日意也侯名曰庠號文所豫章臨川人萬曆壬辰榜進士其美政實績道路有口碑閭閻有家乘行旦載循良傳中咸之士民纏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茲不具記記其置學田并尙義捐田姓名者若此

外有捐田姓名紀學校類

咸嘉社學記

知縣趙遷

江夏人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新置學田記 九

社之有學夏商周三代庠序校之遺意卽古之所謂小學者是也古之士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由小學而升諸大學學非有小大也蓋小學則學之始大學則學之成是故三代以上非後世所可及以學之有漸也惟我大明御極歷數世聖化之久學宮遍天下而鄉社亦在有之人文之盛與三代而匹休猗歟盛哉湖廣武

昌郡之屬邑有咸甯嘉魚相接壤而學之在社尙有關焉正德歲之己卯副都御史東湖吳公適奉爾書有事於此惻然念後學之士不可不教於蒙而得養正之地也乃謀諸鄉耆士大夫卜諸二邑之交山幽而水清得涵養本源之趣市材鳩工命有司董其役迺撤其所自爲屋而立爲正廳廳之後爲書館各三間禮夙儒而主之東爲號舍凡六間以棲諸生西爲廚屋三間以便炊爨繚以周垣垣之外兼植松竹鬱然成陰大門左爲賓館以接賓客之遠至者仍置田一頃七十畝與民佃耕歲除稅外取所餘穀五十石爲師束脩費及子弟之貧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社學記

十

而願學者悉以周之噫公用心仁矣事既落成咸令尹吳君聰嘉令尹陳君文偉議於咸庠司訓李君玠走書丁甯於遷謂遷志楚史宜記斯社學之顛末也夫天下之事莫重於始社有學以養蒙所以教成人之始也始之不教正本失矣曷以望其成耶君子之作事謀始東湖公之是舉也吾知二邑之士他日彬彬禮樂底於大成或足以踐功名以善達天下或足以踐道德以善希聖賢漸有成效伊誰之力歟東湖公建學之力也雖然二邑之先孰不有是舉孰不有是心之同然者哉久而玩玩而惛惛而泯焉勢也吳李諸君礪石以記得此心

之同然將不獨一時之士可以興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百世之下豈無興之者如東湖而士之猶興豈無此豪傑者乎東湖公功被天下者不可勝紀此學之一事亦政之首務也是宜記焉歲在正德辛巳之七月適嘉靖龍飛之始四月也

文昌閣記

翰林李仙根

嘗觀奎璧之英儲爲天象崧嶽之秀蔚爲人文其間上列乎天下感乎人燐燐炳炳苞鍾英毓秀之精以扶泰運翼文明而闡揚聖教變化盡神者惟文昌之司命爲最著也考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爲六府其權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文昌閣記

十一

統乎圖書之秘其神廣乎嗣胤之祥掌仙籙注鸞書福國和民禦災捍患與躬膺民社者同一劬扶同一變理其功用至無窮也昔周禮春官以禋燎祀司中司祿昭盛典也原其初精儲張宿誕毓爲張氏子世授大夫篤以孝友此又詩書所載尤較著焉嗣是而精爽昭曠上祀居歆三楚之間多列於學校以崇秩之薦明德也凡以對越天地自然之文章耳咸於先世建祠以祀但歲久時湮按之前志則備其文而詢之祠謁則廢其址噫像返太虛俎豆榛莽能不重當事者之愴懷乎乙巳歲

奉諸上臺檄纂志書正我侯承簡命來治咸之二年也

維侯孝友根於天性慈和達之躬行於治民事神之道
悉本至誠爲感格矣當編志之日揀正祀傳讀之不勝
喟然嘆曰咸之山川祀典無文不秩何獨文昌有缺享
焉誠守土者之責也然厯於念矣而詘於貲遲之又久
一夕夢神人語侯曰君之第祿適矣嗣胤優矣俾爾純
嘏爲予居之績矣侯覺而奇之謂是文昌閣之建予雖
不贍於力而未敢不勉於願也爰進紳衿聚父老而謀
之謂是可藉乎僉曰唯遂擇俸庀材營基於邑之西經
方定位直覺西河如帶巒筆凌空形勢天然彷彿閬苑
瀛洲之境以庚戌孟春三月鳩工視事閱月而報成丹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文昌閣記

十一

楹碧費絢日披霞而尤莊嚴帝範翼以奎星天象垂而
人文燦一邑之觀不藉是以稱勝乎閣成而侯之功德
矣侯之功德而侯之明德與天地自然之文章俱一成
而不易矣邑之都人士徵言於余以爲記在昔余奉使
安南經侯治親侯教知侯固卓異中之表表者也

事詞林屢奉侯之敍錄方欲以侯之見援於方伯特紀
於臺輔交薦於賢書者上而獻之天子得見循良中如
侯治咸之績其心清而恕其才廉而敏其政復寬厚而
和平有如是之紀錄不次也意者帝君默誘其衷俾侯
以代君宣化者爲之代天宣化乎自是榮膺內擢慶錫

嗣麟則福及乃身者福及世世而福及一邑者行將福及天下矣侯豈第以一閣傳哉然侯不僅以一閣傳而閣實以侯傳也余將以傳侯之不僅傳者與都人士慶曰侯惟得於治民者深故其事神者益至焉則侯之祿位名壽不卽與帝君之參贊事業上下同流乎因紀其事以勒諸珉 侯諱廷韜字毅庵三韓潘陽人

重修關聖祠記

進士汪桂崇陽人

關聖之香火萬禩也以忠義其夔絕三國也以破黃巾黃巾代不乏人後關聖而卓立者亦代不乏人如日者呂寇陸梁與江北流醜遙爲聲應不獨鄂郡十屬強半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關聖祠記

三

魚肉卽江南五嶺三吳俱岌岌乎隣震矣十屬中苦焚劫者則咸邑人士爲最何也咸於武爲犬牙地武之寇先禍咸猶秦之寇先禍豫也幸咸有賢令尹陳父母智深膽沉勿絀勿躁厚爲備以圖撲滅之舉果未匝月而土師至有事者巡道包公祖際霄守道袁公祖臨侯奉命兼理巡道而赤巢滌穢者則撫室二璣陳公祖所寄閩之劉遊擊也羣在露布敘傳中當入樞府之功宗太史之記注矣先是劉公未師時狼奔豶突官兵亦屢失利人心惴惴欲求有制之將一旦起宿靡之兵難乎哉公則用田單狄青法決猶豫於神明而以縣東門外關

聖馮判牲陳辭之日神降鑒特甚忽有巨鹿自山來東
跟西跳如迫如逐須臾被健卒捉生以獻陳令君揚盃
賀曰呂祿其能免乎一軍皆躍浹旬而峽黨洗閱月而
呂魁膾矣江北之大搶小搶聞焉魂驚魄裂咸士民先
屬而南饒歌樂社酒况夫策功告馘朝廷之報公望
公者豈其微歟乃公則謀及所以報神者捧中金七十
兩付陳令君新其祠令君忻然受托復增費以大其事
進夏張諸生與父老子弟而論之曰不佞稽諸志乘自
有此縣便有此祠嘉靖間曾有重建之者迄今百餘年
方就做矣神之靈弗昧感劉公而更剏固其破張梁縛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關聖祠記

十四

呂布先劉公而作則然非忠心義質英英弗泯胡以香
火徧華夏乎胡以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再見於今日乎
祠成列碣徵文於桂桂不善古文辭姑直敘其始末耳
是役也其規天時察地利出奇畫以佐成績者儼年兄
李玉寶周旋之玉口不言功桂因附及以諗將來居閭
里者當思明則禮樂幽則鬼神慎無忘維桑與梓之雅
云

重修相山書院記

主事廖漢滿折

大造者之巧於造人也有元神以爲之幾有英氣以爲
之會有貞脉以爲之息契其幾以參一五之化丁其會

以相國家之宜遷其脉以立吾身綱常之柱豎節義之標則天與我之意不孤矣予常觀之紫微自左右樞而上尉次之衛次之丞輔又次之而天極則宰乎其中華蓋其羽葆也故德星見則賢相出而六符明焉客星入則讒夫倡而三台溷焉此非大造者之元神周遊八法流溢六虛而氣脉之凝萃以昭示於人者耶宋自太祖都汴其位爲天維撫圖御極迄於真仁和氣郁蒸敷舞履孽天禱辛酉真宗德星入翼十二度識者以爲有異人生焉夫翼鄂之分也德星之象也以數推之其年馮

文簡公適誕其期至皇祐己丑仁宗有祥雲繞華蓋星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相山書院記

十五

史官曰鬱鬱芬芳登賢氣也而文簡以是年首天下士嗟呼天之所予人固弗違而况乎其神之聚氣之完脉之儲者乎文簡名京字當世其初宜山人先世祖徙居南郡之咸甯父商封太子少師宅心邁德君子多之京以峻才煥發磨淬神鋒而豪曹湛盧電欲靈變舉莫與之京始播績於荆藩繼馳芳於益郡而孤憤赫然聳動寰宇等召爲御史中丞則應天之左右丞而剛風勁氣披於縉紳人無敢訾議之者後遷爲樞密則應天之左右樞新法抗疏安石變色政府雄辯惠卿吞聲隆主威以禱奸魄再入爲院使而挽屯旋姤利社稷之功居多

及罷政而歸乃偃仰嘯歌於東高之上與雲物爲朋徒
至今願其山曰相山夫羣邪側日之秋固非齷齪庸瑣
者之所能立而雍容黃扉以亮天極必英邁卓犖脫然
萬物之表者能之公也契其幾丁其會而又運其脉焉
豈非參天造之功而獨往者乎然公之名在天 而其

神則不死於是邑故祀之者有庥烈焉我明成化戊子
分教王慶肇創崇基以祀公提督學校廬陵陳公方爲
文以錫之迨正德十有二祀丁丑涌川張公邦奇奉命
提督如陳而剛明則過之每經望相山之墟盱然嘆息
於時閩郡邛侯魁適會其意乃與司教曹伯恩趙文璣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相山書院記

十六

李玠典史陳恩庠生萬悅樊孟芳等謀之卜協於相山
之麓迺鳩厥工迺繩厥規迺啟厥宇以爲公神依邦之
人曰邛侯宰我也煦洙我也剗奸以詰返濶以樸而惻
幅無華無往不事事是役也其無乃非嘉惠也乎予猶
以爲文簡之心曠百世而相感則其元神散而復聚英
氣溢而復完貞脉扞而復儲安知金山之靈淦水之精
有不融結醲暢如德星之見者乎他日動關璇宿而垂
耀紫宮將不爲祥雲之繞華蓋者乎奮精忠以衛王室
將不爲公之秉正嫉邪與孝先公序並垂不朽者乎邛

處曰然固請記之因爲之記

古之有功德於世者不得祀於國猶得祀於鄉昭崇報也苟當祀而廢則失之慢不當祀而興則失之諂慢與諂夫豈禮哉宋樞密使馮文簡公名京字當世世居楚咸甯相山之下其先君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師贈司徒式之有陰德遂生公既長博學有大志仁宗皇祐元年鄉試至廷試皆居首選時稱馮三元韋倅荆南後擢修起居注出知益州民皆安之神宗卽位以爲御史中丞上疏論王安石新法之失安石指爲邪說請黜之神宗不允陞爲樞密副使未幾參知政事居政府數與安石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文簡公祠堂記

十七

論辯不合及呂惠卿議罷制舉公力爭以爲不可惠卿卿之因誣以罪出知亳州熙甯九年復召爲同知樞密院事元豐三年拜樞密使四年罷卒鄉之士以宋進士三試皆第一僅三人公在其一誠可謂科甲中豪傑士也公再歷外寄兩入政府民被其澤君信其忠雖奸回屢排而中立不倚其節操誠有以垂世範俗也德之所及功之所存仰諸天俯諸人復何愧忤哉國未有祠實宋闕典也至元初鄉之後進因立祠於相山之旁春秋祀之至於國朝祠就蕪廢故址雖存而無能續創者成化戊子崑山王慶分教咸甯受職之初禮部亞卿葉公

謂曰馮文簡公感甯人也公爲宋名臣而祠祀久廢作興之責其在子乎夫教之所施忠孝是先文簡公之盡心於宋忠矣今其祠宇蕪廢若此甚非所以崇報功德於昔而激勸士習於今也慶曰諾暨至感甯適武昌同知馮章通判陳琳以督賦繼至爲慶措辦材木作私第慶曰私事在所緩公事在所急且亞卿葉公之命予旣諾之先己而後彼獨不內愧乎特移私第之材以創之有司嘉其志卽爲翦荆棘闢故址材不足增之用不給補之命工役力建祠三間繚以周垣揭以高門通厯日月凡幾而祠告成後慮祠雖成歲祀無征祠旁舊有金

感甯縣志

藝文卷七

文簡公祠堂記

六

蓮池若干畝久沒於閭右慶圖復之以池歲所樹藝之利用給常祀之費而計可經久慶之心亦勤矣哉誠不負亞卿葉公之命而俾文簡公之節行益昭示於悠久也嗚呼教人以言人雖聽之而未入之深導人以行人雖見之而自然使之感感甯文簡公之鄉其世德之厚節操之堅故老猶有傳誦之者今復因是祠而使之知崇報之典興禮義之心又惡知無若文簡公之出於其間乎是則文簡公之節行必有待亞卿葉公而後著葉公之心似有待於慶而後克成其美也爰書此記諸石

庶將來有考云

宋馮文簡公祠記

侍郎朱廷立

通山人

宋馮文簡公京鄂州江夏人咸甯故江夏地也舊祀於鄉賢祠嘉靖庚申咸甯邑侯李致齋至謁祠嘆曰文簡公文章勳業冠羣才而雄百代者也獨可無專祀哉越壬戌度地於明倫堂之右中建祠堂旁列號舍周繚以垣規制章采宏且美矣於是奉文簡之主安焉題曰馮文簡公祠陳俎列尊祀事有嚴考鐘伐鼓厥聲洋洋儼然如文簡公生存也時學諭活泉王子濤分教梅郭汪子增練亭曹子梓謀曰崇德育才侯直任之索文紀事我輩其奚諉於是練亭子與其徒錢子東顏陳子簡造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文簡公祠堂記

十九

兩厓子立之居而問記子立悵然曰往予讀書潛山僧舍舊文簡讀書第也予竊慕焉竟未能嗣其芳躅乃今記公之祠耶於是愧且言曰侯之爲是也協諸義矣以昭先哲以風世習以啟後學義復該矣按史曰京自鄉舉禮部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簞宮掇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殺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已妻富鄉女避彌當國嫌以龍圖閣待制出知揚州繼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彌以京爲傲彌使往見琦京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爲公

重非傲也子立曰茲公之自擇也卓乎識矣神宗朝公爲御史中丞王安石爲政京論其更張失宜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爲邪說請黜之帝不聽會鄭俠上書言時政薦京可相呂惠卿因是譖京與俠通罷知亳州子立曰茲公之特立也確乎正矣帝尋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子立曰茲公之悟主也願乎誠矣夫惟識則向往弗忒惟正則論辨弗回惟誠則君心自孚先哲之軌昭昭也故曰昭先哲焉彼失足於權門者昏其識俛首於時

咸寧縣志

藝文卷七

文簡公祠堂記

二十

議者枉其正二三其心而曰窺伺焉者虧其誠聞公之風者顧不有愧心哉故曰風世習焉夫聞公之風者謂其遠者也生斯地者儀型在望乃遠者弗若耶凡我鄂人相與興起以無忝於鄉先生則古今殊產鄂焉多矣故曰啟後學焉侯之是舉協諸義而義復該矣嗟乎公無專祀數百年矣至是始有之復廣學舍以翼之侯何私於公哉秉彝好德之公不容已於心也侯其賢矣祠費出侯俸及所得諸當道獎勸銀幣助之無藉於公帑無取於百姓是故不勞而事濟侯名春和字子中別號致齋廣昌人邑多善政羣亦有專祀乎

士大夫之身民社所攸賴之身也身治一邑而治天下之理同焉其所以治一邑與同於治天下者不外乎百姓安之百神享之而已何侯蒞咸始而整綱肅紀繼而講讓型仁不數年而諸弊革諸利興起視田疇子弟皆農安於養士安於教則侯之深仁厚澤已馴洽於人治之中矣卓異褒嘉雖龔黃諸君子奚多讓焉此傑備員司馬時得讀侯之廉能敍錄因以想見侯之爲人其氣靜以悠其才英而斷而其造福於咸者不啻厝磐石如泰岱之安耳戊申秋傑奉勅使安南道經侯治入其境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東嶽殿聖像記

二五

則見欣欣相告者盡安居之父老也蔚蔚相望者皆秀麗之山川也邑有異政必自異人爲之故茲風景文物翠纍交輝及策轡城東又見櫺星映碧書臺留丹舉葦僻九封遂同錦城花縣其規模創造隨在皆手澤焉瞻顧之間忽睹旃檀香靄華幢飄空詢之輿人僉曰東嶽第一山也我侯捐俸百金庀材構其棟宇建十殿於兩廊奉普陀地藏於上方沙門則異其舊制禪院則別以靜居一邑之觀於斯稱勝傑固知侯能以忠君者享帝以治民者事神矣方擬登之奏牘以當採風之盛適士民以侯之德誌屬文傑又不勝同聲賡颺之慕焉則在

侯之以身爲民社寄者不獨於撫字之中流其恩澤亦且於對越之地昭其至治之馨香焉已傑敢出一言以頌曰維咸之東泰嶽爲宗天齊仁聖表鎮岱峯侯治清廉神明在躬捐貲構造望秩攸崇惠我黍稷奠我疆封陰陽燮理考伐鼓鐘祿位名壽世世生爰鑄之石以頌侯德之無窮 侯諱廷鞞瀋陽人

新建堤樓記

進士顧問邑人

余往令任邳見唐令子方築堤以捍九河之水延袤蔽野當時任民豈不難其事哉而至今田廬賴之號爲唐堤云百世廟祀太史公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堤樓記

三

成天下晏如也咸邑故無城有城自葛侯始藩屏闔閭厥功偉矣而城大半枕湖直通金口每江水漲發竟逼城下加以春夏淫雨洩旬百川洩潰合勢滔天城不浸者亟如晉陽之版而狂風迅浪擊撞噉漱一決咸之民魚鼈矣其可懼孰甚周侯以壬辰進士來令茲土臨城而嘆曰有邑而無城猶無邑也有城而無堤猶無城也吾可不急爲之所而區區案牘刑名聞乎迺條築堤便宜狀上之兩臺司府悉報曰可侯乃禮請鄉士大夫與衆父老郭外履畝荒度堤基畫地而授之里計里而授之地令下百姓欣然荷鍤畚壘輦謳歌鼓舞十有三日

而堤成有如神助其力者侯命各役植柳兩旁蔚鬱夾道清風徐來沿堤池水於物魚躍遊人騷客結駟錯趾侯喟然曰有堤若此可無樓以便省觀哉迺捐俸貲庀材鳩工暨建岑樓翼以廂廡環以圍牆立儀門以啟閉設堤夫以巡守侯乘暇登眺其上八窗洞開舉目萬家煙柳而前有層巒疊嶼秀入雲表東皋排塔於左丹鳳昂霄於右北望平湖千頃水光一色鳧鴨交飛直與赤壁黃鵠爭奇儼然河陽一大觀也嗟夫是役也議之百年人謂落落難合今侯不費水衡一錢不取民間一粟迺役之堤而堤亟成役之樓而樓鼎建城垣厝於磐石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堤樓記

二十三

歲省修築之勞保障屹於花封世享奠安之利其功與唐子方比隆民亦號爲周堤立像崇祀於弗替矣夫侯何以得此於民哉原侯德禮長者心源潔白無愧神明百姓信之而約己省事與民休息誠同慈母之保赤故子來趨事悅而忘勞也大工甫就欽召適至非常之原若與非常之報兩相待者而侯爲吾咸輶旋地脉大開景運尙亦有明徵哉而縣治面實背虛藉此捍蔽拱護其關係甚鉅豈獨爲城計久遠已也後之令此者遊斯堤也則思經營之難而時葺之登斯樓也則思締造之難而時新之銘念甘棠勿翦勿傷則侯烈地脉雖千百

年如一日可也是又侯千百年於此之心也僉請鐫之
貞珉以垂不朽遂爲記

環翠樓記

明教諭伍 福臨川人

咸甯邑治面山而背湖廳事後邑大夫居第在焉然地
勢稍迫故廡宇亦卑淺景泰甲戌春東嘉陳侯來臨茲
邑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侯乃卽所居撤其最敝
者易以重屋於後質樸不華高明亢爽居之以安焉夏
四月哉生魄侯退食自公與客登而樂之當斯時也薰
風徐來八窗洞開遠近山光凝青積黛爭奇獻巧映帶
如畫而湖水新漲浮光耀金動彩湧照魚鳥翔泳鏡天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環翠樓記

二十四

上下一碧千頃指顧周覽光景萬態舉在目前信可樂
也客有前監察御史方公思濬舉爵飲侯請以環翠額
茲樓且志侯之清風雅度在乎山水之間也侯旣曰宜
衆客懽怍僉謂余文宜記事嗚呼樓以環翠名詎非得
趣於山水乎然人知環翠者山水也而弗知山水於人
有理寓焉今夫山厚重不遷惟仁者安於義理似之故
樂山今夫水周流無滯惟知者通達事理似之故樂水
陳侯好古博學仁知合德推之愛民者其厚重不遷歟
施諸理物者其周流無滯歟居斯樓也脫卑陋而遊高
明情曠神怡自領心解境會理得高而峙者吾心之山

也孰得而搖奪乎湧而動者吾心之水也孰得而渣滓乎然則所謂環翠將不在山水而在吾心矣故居之而安非耽嗜風景而溺晏安也吾心安而理得也樂孰大焉將見咸甯之山川由茲樓而增其高深侯之清譽益傳頌於悠久矣所謂地因人而勝者也客以予言不謬請書爲記俾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樓

重修三元橋樓記

貢生 余希聖 邑人

樓之名楚者四而三元不與焉狹其制也予謂黃鶴苦陽表飛仙壯洞庭已耳仲宣竹樓紀作賦明清讌已耳傑構名都故足與齊雲落星並傳若夫三元之建僻在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三元橋樓記

三五

下邑制維闐闐然而標昔賢之美俾後人則而象之其義有進焉矣惟其義斯不惟其制也蓋是橋於唐爲永安宋以後一易朱紫再易今名乃以文簡稱而樓其上則自別駕王夔始歲深頽廢民無所感與何父令咸之明年政無弗舉人和歲稔乃剏斯樓而新之浹日落成率師生觴其上萬姓環橋以觀酒已再行予爲登邑人而颺言曰父老知賢侯新斯樓之意乎蓋望人以司徒公之爲也維司徒式之陰德格天發祥厥後乃生文簡以異才掄三魁夫文簡不易爲也若司徒公之行則固人人可勉者也爾不觀之於釣乎剖粒爲餌獨絲爲緝

則所得者陽鱗耳若夫合繩爲綸餌之瓊肩則所引者
盈車之魚彼天千閭王槐皆能弋所獲於天而司徒公
則得全全昌者耳父老勉乎哉能自存心至於積行隨
力所可及慕仁強義無求人知則子孫必有興焉者矣
大小之報又豈或爽歟今試與升樓以望彼迤然而深
秀者非潛山乎是文簡之所藏息也近眺書臺風霏月
映當年吟唔聲猶忽忽在耳巖然崢嶸者相山也北執
政之日峻節端亮壁立千仞之槩殆如是耶俯視惠安
直蟻子封耳而涓涓文漣馥馥荷風其蓮沼歟何歸政
後之孤標逸韻久而彌芳也詩曰高山仰止父老於此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三元橋樓記

三六

能無所慨慕於中也耶慕於中則則而象之勉其所可
爲以俟乎不可爲天表之應猶昔也予用是知賢侯之
新斯樓不第借之望雲物資遊覽者耳固爲咸侑德興
賢之大觀也侯聞言燕喜以余子善發其志使引一大
白而記之

應宿樓記

翰林 廖道南 蒲圻人

應宿樓成文學海涯叢君告諸內史氏鉉素子曰勤齋
蕭公之尹咸也朞月而政行凡厥咸之士庶罔弗象其
則焉又三禩而績成凡厥王人之有事於咸者罔弗被
其烈焉是役也民之父老歌於途士之父髦頌於鬯王

人之監司書於臺予夙職史事其紀諸鉉素子曰曷謂也海涯君曰台聞諸父老云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草木節解而備蓄焉是故周之王庫漢之武庫示有蓄也勤齋建茲役以衛吾民將以豫大畜焉爾於是乎伐木於山厥材孔良鑿石於巖厥制孔堅而又司晨啟寤司理詰姦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詩有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鉉素子曰於乎可以徵澤矣昔者趙文子身怯退如不勝衣言喑然如不出諸口而其舉管庫士生不交利晉人稱之其無乃非文子之遺澤也乎海涯君曰台聞諸父髦云古者築靈臺以望氛祲作矩觀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應宿樓記

三七

以司闡闕榭櫺周遭而營樓焉是故魏之麗譙越之飛翼示有觀也勤齋建茲役以興吾士將以豫大觀焉爾於是校藝於庠從者如雲校射於圃觀者如堵而又飾其館舍拂其絃歌履謙飭賁士征若彙詩有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鉉素子曰於乎可以徵則矣昔者蘇文忠公好賢若將加諸膝愛民若將恫諸身而其創黃樓也久而彌堅徐人稱之其無乃非文忠之遺則也乎海涯君曰台聞諸監司云古者王人導利以布上下郎官應宿以司牧長法象炳煥而成章焉是故庫樓繫於角宿藏府象於離珠示有章也勤齋建茲役以敷王人之政

將以豫大有焉爾於是乎上思衛國以充外裕下思裕民以杜後艱而又南有和薰東有體元西有廣惠以鞏中極詩有之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鉉素子曰於乎可以徵烈矣昔者蕭文終侯盟泰山以苦礪誓黃河其如帶而其應昴宿也爲世元勳漢人稱之其無乃非文終之遺烈也乎海涯君曰建樓三徵旣聞命矣子盍終言鉉素子曰天人之際其幾甚微其理則一古者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夫道一而已矣堯命羲和授四時舜察璿璣齊七政而四岳九官十二牧各奠厥居以修六府以和三事以敝九功凡以爲國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應宿樓記

二十六

爲民而已乃若周禮保章以星野分紀天象官守令以布政教修人以和天奉天以應人上下交修天人相感應宿之時義大矣哉漢唐皇祖著天體循環之論而敬哉有土仁宗表天元曆數之書而儆於有位皇上茂選循良軫惻黎元而雨暘必祈軌緯必察視古帝王憲天圖治其揆一也勤齋乃能仰體聖衷俯恤民隱制顯庸動中時宜登斯樓也北望台斗則馳情宸極南瞻翼軫則加意楚野東眺相山則登崇俊良西睇滄川則霑潤疲困爲上爲德爲下爲民道不在茲乎由是衍澤以紹文子之勳樹則以弘文忠之績懋烈以媿文終之休

又將斟酌元氣彌綸元化而獨觀其深已若夫父老之
歌父髦之頌王人之書罔弗畢集而應宿之精蘊不亦
可徵矣乎故曰應宿之時義大矣哉海涯君作而曰詩
有之俾彼雲漢爲章於天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勤齋公
觀星章以應順德蓋其負夙望者允有徵矣嗣是西蜀
節里譙君來尹茲邑以慈愨臨民以明哲教士蓋有孚
於應宿之象而文明昭布焉者請勒諸石以俟夫後之
登斯樓者於是乎書勤齋名立業泰和名流節里名崇
柏魚鳧華胄也

新建登高亭記

知縣 何廷韜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登高亭記

二十九

距咸東里許有峯轟然磴折而升路轉巒回與文簡書
臺對峙是名登高相傳晉孟嘉之遊屐在焉按萬年從
桓司馬登高風吹帽墮孫盛作文嘲之事屬龍山茲胡
以名蓋是山爲萬年故里風流可慕字山者能不藉之
以重耶予始至咸偕僚博弟子員間一登之鐘臺白望
排左堆青紫潭黃塘右望崑靄以暨陂田蒼莽溪練澌
泱俯瞰萬類攬不盈掬肆意博觀情難給賞蓋咸邑之
勝於斯集焉已巔故有亭遡所自廢父老都不記何年
噫萬年而後登是山者不知凡幾悠悠千載豈無一解
作山川主人而顧使勝蹟久湮貽山靈誚乎越明年構

亭其上中僅四楹環宇際磚甃之以捍風雨四門洞開
視雲黛皆履履間物復雜植竹樹而蔭焉於是簿書之
餘率僚博弟子員相與憑眺其上覺鞞底川光各薦蕭
爽岫外白雲卷舒天際一豁囂塵之耳目頓納懷抱於
清冷爾迺周章四望思乎周隄曹圯胡自而募衣畏壘
嶽嶽桃峯峩峩相嶺胡自而名峙天壤以及潛巖丹竈
金麓神燈胡自而霞餐物外噫嘻山靈之啓我者至矣
豈直擅勝具抒遠矚己耶若夫春雨農蠶秋風杼稜無
事循陌度阡而艱劬歷歷在目更可不勞而省也彼叔
子流連襄岷長公增勝九曲楚人至今膾炙之未云以
妨政也予今第舉前人之已廢安咸俗之清簡而樂與
斯民以休以游又烏可少茲亭也哉繼予而登者其尙
知予懷之所慕云

方閒堂記

明祭酒湯賓尹

方閒堂在楚深山中蒼蒼茫茫不可得而見也從來評
楚如氣蒸雲夢波撼岳陽擊碎黃鶴踢翻鸚鵡而方閒
堂蒼蒼茫茫仍不可得而評也蓋余乍見孟公湘巖而
一時衡楚山川穆然而靜夫湘巖豈但一閒人哉間在
天不能必之於人亦有時在人不能必之於天間在世
不能得之於心亦有時在心不能得之於世才高而立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登高亭記

三十

功名力健而完婚嫁可以爲幸不可以爲閒湘巖三十年前不廢五嶽之遊開園建閣不下輞川之勝猶然百畝未荒一經授子閒者固不可測乎安驟騎於泉石心若冰壺借風鶴於兒郎神如賭墅避盛賓而不居撫濟美而重晦不可謂不閒也牛衣長臥犢鼻高懸減餐瘁灞陵之妻執手見敝貂之孳碧嶼可居黃金不惜不閒而能之乎今一旦登龐老之臺入維摩之室酌曹溪之杯水唱西歸之好音栩栩蘊蘊洋洋浩浩偶爾推柏子於中庭不復圖名山於西壁夫湘巖何易言閒也生死於環草生花落刹那世界沙劫光陰一念未終萬緣猶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方閒堂記

三十一

在立遼東之華表詠石上之精魂撥手不來宜當勇猛湘巖豈但一閒人哉須彌十笏未免問路漁郎管樂何平不過標月一指九年壁下五葉江頭無義那可立不須煩他日山中寄語予所爲穆然而靜不敢評楚山川者則湘巖實進之也想方閒一片地如山陰道上其雲皆無心其鳥皆忘機其花皆如高士如美人其月皆可吹笙騎鶴其水皆可洗耳流胡麻其樹皆丈夫皆可封大夫其石皆能點頭其人皆是羲皇皆不知有漢魏蒼茫僕皆能誌之終不敢賦溪聲山色令湘巖撥予門外耳不識君家東野乃欲詠青山而作塵也

朱廷立曰咸甯要邑邑治之西爲西河渡蓋要津云山
水時發勢洶湧民病涉焉先令勤齋蕭子立業浮舟爲
橋民利之繼令節里譙子崇栢議非石不可久工方興
而去嘉靖己酉今令滇西橋張子時舉至明年舉是役
謂非足費不可成出俸助之且以爲倡已則邑人之士
夫耆老出貲應之費浸以足乃號募僧海鶴曰紀所人
毋或逸乎號董役者張良弼潘洪楊遇春曰慎所出毋
或逸乎號諸工曰必實必固甯遲毋遷就乎衆曰諾於
是伐石爲礮架木爲梁基之隱隱跂之隆隆橫之坦坦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西河橋記

三三

功之成也歲在甲寅鼓峯朱子獻箴嘗助是舉者向余
索記余曰西河之不可無橋也余爲童時聞之矣今始
成耶西橋子亦猶夫古之吏矣夫樂爲其所易而無樂
爲其所難急其督責之所及而不急其督責之所不及
此中材之恒情今之所謂吏也孰知事協於義罔擇於
難易義以行政無假於督責庶無忝於其職如古之爲
吏乎徒杠輿梁王政弗後也然而事難而效遲亦旣爲
恒情所無樂矣矧當道所督責者不及是河之無梁直
此渡哉西橋子亟亟然力爲之弗罷誰督責之耶君子

觀焉謂其知義方始議也落落難合乃今望之如彩虹

履之如平地執後議者始自知其爲非是也功濟行路
惠流諸遠君子觀焉謂其知政知義斯知政知政斯可
無忝於其職故曰西橋子亦猶乎古之吏也始至而爲
橋橋成而平陽別駕之命至豈其適邪嗟呼後之來者
盍曰前人視此爲己事也倘有所宜補葺者吾豈視爲
他人事哉則可矣

重修西河橋記

侍郎 孟養浩

西河之有橋自張令君始而人知有橋之利而不虞河
之害則今二侯之伐云蓋咸孔道也南通舜樗北指堯
柳東西日月出入之所靡不有車轍馬跡焉而咸介其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重修西河橋記

三三

中西河之水偪於城不數武而近上合衆流之衝而下
滙爲湖廣袤數十里粘天浴日時闌入爲河患春夏之
交猛悍善潰洶湧砰礚望而魄悸所從來矣曹侯甫下
車輒延見邑父老問民所疾苦僉曰善哉大夫之言邑
孰有甚於河患者往張侯舉之而中廢是故大夫事豈
惟咸幸冠蓋之往來實重賴之侯曰唯唯乃捐俸爲資
伐石於山誅材於麓拮据其間寢食幾廢邑幕何公復
畢智佐之未朞月功告成輿者怵於途轅者頌於遠鄉
負者舉手加額慶也而侯適以遷甯國丞去今令君周
公睹而嗟異焉蓋駭其成功之易而憂其拮据之難也

其所爲覆而飾之奠而植之孜孜焉殫以力而圖之者
視曹侯有加焉而橋之功遂以不朽嗟難矣哉諸生吏
民迫欲得余之一言以示求求以無墮大夫之烈余惟
大役之難就而功之不易成也剏之者難也匪剏之者
難振前人中廢之業而有其成功之難也夫張侯始橋
西河不中道而蹶後來者躡喘喝噤不出片語及橋西
河事豈盡物力訕哉自愛其才欲無受勞民傷財名甯
坐視民之魚鼈而莫之拯恤耳兩侯甫弭節而力肩艱
鉅不煩水衡一錢司農斗粟閱數月而告成事平礪硯
之洪流弱陽侯之洶涌援千百之命於波臣齟齬之餘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重修西河橋記

三四

而置於平原達路間官無廢政民不知役是皆山川之
所效靈精神之所凝注振前人中廢之業而有其成功
奈何泯默無述也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夫橋能
成而河不能無潰張能得之兩侯而兩侯不能得之異
日有如暴風雨潦竭力以攻吾橋而患苦我父老子孫
則侯之方策在矣侯若曰毋滋波臣實偪處此以與我
父老子孫爭此橋也是後之君子事也余二人將有賴
焉不佞邑人從父老後則竊聞衮衣章甫之謠而述其
大致如此

咸邑之有西河橋興廢相尋事具縣乘中至今嘖嘖人口者則邑宦趙憲副捐千金事故又曰千金橋橋圮於康熙十二年蓋爲洪水所潰也距昔建年爲甲子適五十計越滇黔告變

朝廷發禁旅南征前太守于公

治道及之倉猝爲浮梁以渡軍行賴之民得不擾旣乃囑前令三韓張子曰咸爲楚南咽喉也西河其要津輪蹄日夜踐之豈浮梁所能勝橋急矣非異人任張子曰吾職也敢諉諸於是下令鳩工伐石已則邑之士夫耆老捐貲應之費者若千金工已半水又潰之募僧石城行脚也嘗誓以身殉是舉者至是乃泣血走太守庭太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重修西河橋記

三五

守爲白其事於臺省各上憲及武漢黃三郡文武諸當事各捐之得若干金金集而工乃復未幾張子旋以遷去代之者爲山陰王子踵而成之一如張子制蓋始事於康熙丁巳十六年而告成於癸亥二十二年云余於明年春奉

命承乏茲邑至之日長虹煥如也父老

爲余言達所由余爲嗟異久之歲癸酉余令是且十年所父老始以碑記請余曰是固不可闕迺遲遲至今耶余惟非常之工必有非常之人以創之創之矣又必千萬人之力以趨之是役也舉於兵時民且疲於奔命矣苟非太守有以倡之令斯土者亦惟是芟薶糗糧之是

亟而暇出一語及橋西河事耶雖然太守倡之而邑人
士直以不急視之病且憎焉吾不知橋成何日矣乃倡
之而邑人士翕然趨之捐者役者各以其力之所至而
從事焉遂使環橋逼漢磴道行空五十年中廢之業一
朝復之而暴水之洶湧莫遏者亦俯首而效順於橋門
之下非直居民之農桑負販利用出入卽四方車轍馬
跡之過此者亦莫不馳驅而樂之謂非邑人士之力哉
吾聞明令曹周諸公嘗建是橋者當承平無事之日猶
不免於麈裘之謗矣彼何時也而民之應之者乃反是
吾不知此日之咸民何以好義有如此又不知此日之
爲民上者何以得咸之好義有如此猗歟盛哉是可泯
滅無述耶於是乎記

西河永安石橋記

主事 趙嗣芳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重修西河橋記

三六

割江蒲東西偏乃有咸距鄂城二百里而近輪蹄蠡午
之兩粵之滇之黔之蜀之衡常荆岳靡不借逕城之西
爲河灌湖迤江實扼孔衢之衝以石柱木梁成橋前有
張令爲之旋圯萬歷間曹令復爲之越數歲至葉令擬
增石先撤木期稍延春雨淫淋并石漂沒矣嗣是良不
逢年邑屋蕭儉誰齒非常之原浮舟爲梁冬春差可夏
秋汎漫片筏而涉頻困競渡卽以輪軒蔽途難免停驂

聞水予積懷愴惻莫卜所稅有大夫覺翁曹公犀敏敢
任予嚮馮郎劍季子裘縮百口三年需得千金以請大
夫喜浮大白不給吾捐助庸委諸予復昌言橋梁編木
易泚抉石可久爰下令鳩工庀材諏日卜度以天啟三
年三月肇始至天啟五年臘月告成而大夫遷賚慶陽
將西去屬予記予攷古雨畢除道水澗成梁非石也石
爲猗猗轉徙靡定非橋也秦渭水貫都象天河橫橋南
渡象牽牛掌以都水令於時藉靈萬乘猶縻尙方將作
水衡少府金錢不資大夫不上白公家下征里胥父老
衍衍而長虹亘如能過昔人遠矣橋舊名西河予憶咸
在宋前爲永安鎮因以名橋亦取泰山盤石之意焉是
役也經紀三年計貲三千餘兩督鄉耆李一奇等多方
募勸苦心區畫乃克有成厥惟艱哉

宗嶽橋記

知咸甯縣事 鄭夢馨

宗嶽橋者卽昔之西河橋又謂永安橋是也南衡屹崒
舉步可通江漢滔滔朝宗不遠紀南國之騰控三楚之
雄盡在斯橋故又顏之曰宗嶽也噫橋之名甚偉橋之
功甚鉅是烏可以無記初余以丁巳冬蒞咸見橋煥然
耳目詢誰任斯役者僉曰邑孝子孫廷秀所爲也卽書
額以獎之至辛酉功竣余適闈旋紳士懇請勒石爲文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永安石橋記

七

以美之皆以善相勸也稽橋圯於丙午天吳汎漫臨流
莫渡孝子乃發婆心結筏以濟徐而病曰是猶公孫車
也戊申集鄉人曹邦南李贊吾等倡議鳩庀力亦中詘
乙卯邀多寶僧中立募化十方經營七載方告厥成計
其工貲纍石基八座置水板三十丈寬二丈覆屋二十
五間費白鏹三千一百募得大半餘皆孝子出嗚呼好
善若此惠澤遠矣由是煙雨橫斜莫問張郎之駕漁燈
掩映漫停司馬之驂風景麗矣渡泯競心從容而登坦
蕩涉無險意揖遜而履和平王道成矣豈特爲功行路
哉且使善念發生充而大之凡可以濟人之急拯人之
艱莫不勉而行之則何處非水何處非橋而種德者皆
可作如是觀也將見福澤綿遠喜慶無疆而好善樂施
聖朝恩禮有加寵錫頻膺榮耀里閭是朝宗之義又於斯橋
有厚望焉是爲序

九龍洞記

邑舉人 孟應乾

崇禎己巳八月中秋後二日蒲圻友人田大春同遊遇
仙洞去邑山行三十里許按轡裹腹而至九龍有仙洞
猶鍾臺有桃花洞與寺不數武洞劈石屏十數丈巖藿
綿蒙峭壁相望臨高降深抵寺前與大春約入寺選僧
鉢緣可享連日齋厨之供也大春放脚輒一往作阮步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宗嶽橋記

三

兵哭又如唐周樸興來得句橫行叫舞不休洞處山僻
遇康樂萬齡物色絕少其石澗石塘龍眠豹息蓑衣白
鬚纍纍下垂白者潑乳噴錫巧者鑄玉鏤晶少深入則
石膩漆煙奧遠莫可測聲出而響應聲稍放霧自內騰
水從上滴漉清寒可畏予不欲盡險而涉呼大春援石
磴一線循徑而出返洞門方縱步釣橋桃樹二嶺萬松
幽壑如絃如沸可坐可臥吾鄉周南野處士穿石爲屋
世傳周子望親臺更進訪榜山山與寺連雲奔霧駛登
峯造極冷泠然憑虛御風有振衣千仞之意恨無殘碑
片石可觀耳僧於嶺上一煙直起蓋煮茶待焉予共作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九龍洞記

三九

詩十首有山尋各自分深淺之句明日返城居送大春
還蒲占歸衫尙濕峯前雨別影猶分洞裏煙一聯而別

九龍洞禱雨記

縣南三十里舊名寓仙洞石門高深亘測寒氣侵骨六月如冬白石

若幕滴乳結成龍蛇狀正德己卯夏都御史吳廷舉率官吏禱雨有應命鑿石爲像更今名

邑人 楊邦佐

正德己卯夏五月不雨禾將槁都憲東湖吳公奉命賑
濟湖南駐節吾邑憂形於色爰命邑大夫吳侯伯乾遍

禱山川命羽流設神位於城隍祠步禱三日不雨公曰

月令仲夏大雩因大旱率巫舞雩禮也諸生告曰邑南

三十里有寓仙洞正德甲寅邑令上官儀率衆禱雨已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一

九龍洞禱雨記

四

應公聞之翼日匹馬命佐偕唐生景瀛以行時將四鼓微雨數點出南薰門至小龍潭曙光掩映吳侯暨業師趙先生天儀李先生國器蓮幕陳君賴惠俱馳至遙見漁舟鱗次公騎既遠恐隨之不及急呼舟子渡之至蔣師泉雲霧起山間人民莫辨直抵桃林嶺公徒步登山吳侯與二師暨余六七輩累肩上至絕頂睹諸山培塿在下允爲天下奇觀循嶺翥憩松下涼風徐來萬籟有聲佐竊嘆曰是風其伯夷之謂與何清人若是也吳侯二師聞而哂之又行三里僧以壺漿來迎羽流於洞中擊鉦鼓響應山谷公坐九龍梵刹口授佐錄文以告公乃更衣詣洞洞口敞有石室約可容百人公祈神畢方入洞令鄉民從遊者束燎前導既下聞人聲儼如雷鳴視洞側有仙人叢由石竇鞠躬以進水泠泠出其下心悸甚又數步乳滴成幕乘燎光細視之皆龍蛇狀及深入則洞中黃泥嶺也行百步水自石龍首點滴石池有聲池甚邃而形類捲雲公首飲之次吳侯次二師次及佐等清冷入骨毛髮悚至亦不知爲甚暑隨出以歸薄暮至縣少頃雲隱隱自西北起倏忽四合雨下如注須臾池塘溢禾苗生官民胥慶噫今之任民社者於民利病若秦越人之視肥瘠憇焉不加之意視公之憂勤甯

不內疚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天地萬物之位育孰有不本於吾之心正氣順歟况民同胞物吾與也任宗子家相之責者能以民物之心爲心則吾心之天在是感應之速固其所也公文章鏗金石事業滿天下清風高節披拂士林以此而格天信乎其易也說者謂公屢遭逆境百折不回方之李忠定官居二品家猶食貧方之寇萊公持節救荒全活甚廣方之富鄭公彈擊不避貪污斂跡方之趙清獻服此豸綉來蒞鄉邦方之韓魏公在公皆不爲多歲丁卯公居清洪佐幼且愚不獲一謁今得隨之視公之所爲甚可矜式夫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九龍洞禱雨

甲一

禱雨一事耳因紀之以見公爲民之盛心吾徒遭逢之不偶焉耳洞舊名寓仙公更名九龍云

遊九龍洞記

邑人鄭之謙野謀

余邑中名洞四九龍其最也諸山攢簇其峯有九故曰九龍似谿非谿似谷非谷水從穴出復從穴入玲瓏剔透莫測其端余乍登但見滑壁嶙峋晶瑩照灼壁下有匾石插地如屏心異之初不知其中有佳境焉食頃至九龍寺問洞所在僧曰適所見石壁卽其處也急索炬命僧前導門不甚隘高可二丈許峩峩然象闕也入數武高可七八尋濶百餘步亭亭然光明殿也千孔百竅

奇貌怪形懸空而下如履寒宮如開武庫如臨獻寶之宮入鮫人之室目眩神搖應接不暇奮而驤者虬之首翼而舞者鸞之苞斑而駁者駮之甲錯而利者虎之牙蛇而奔鳥而啄龜而出殼者短而拱者長而橫題者香車之蓋流蘇之飾魍魎之頭魑魅之面無不畢具其他不可名似者無數入里許皆素壁其盡處也由左而入則爲下洞稍窪濕多亂石水與石搏大者金石小者琴韻入百步餘有石柱大十圍若鰲然又入里許有石旛長丈餘旖旎飄曳若仙之將駕而鸞旂在前也至此暗不辨掌炬且盡前者咳後者呼前者摩壁後者牽衣噉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遊九龍洞記

壁一

噉啣啣噉之聲掠耳而過同侶以爲龍吟皆大懼予亦毛髮盡豎始不敢復進矣旣出坐石上酌茗而飲客有謂予者曰山有洞猶人有臟腑也臟腑而可入乎哉予曰洞而明者君子之臟腑也洞而幽者小人之臟腑也君子之臟腑可入小人之臟腑不可入衆客大笑是夜宿東山寺迨旦遂歸

皂袍井記

貢生

唐菴璞

皂袍井者西城橫街東井也去黃家街井可十三四丈許去西河亦不過三十丈雨晴潮汐氣相達也河水清漣銜水甘冽以炊以飲以浣以浴無朝暮不鱗次者濁

此井介兩水之中汲而炊則白者以赤人愈不敢飲焉
汲而澆則素者以蒼人愈不敢浴焉故老傳聞或謂頗
宜染色而咸俗樸陋無黼黻之華無繪繡之飾染坊畫
肆皆愚人又不解辨其色察其性宜何所施宜何如配
制而奇士之能監別此水者既無所事於咸亦不得過
而存之是以此水頗反辱於閭里販豎傭丐之手噫掘
井九仞而不及泉洵爲棄井今掘及泉矣而性不諧於
俗又不忍作風波以動人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
歎也夫假使遇良工宿之丹秫以眎其所漬合之藍蒨
以觀其所就吾見其耀山龍而映火藻也金瓶素纒輓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皂袍井記

四三

轡銀牀之側者豈不並受福哉抑又聞古服餌家以丹
砂佈井底後人飲之率多壽考時有仙去者夫安見此
水不卽丹砂之所融液飲之而久又安知其不壽且仙
也悠悠千年必有能品此者舊誌且逸其名吾是以既
悲此井之不遇而猶懼來者之無聞也作小記以傳之

溫泉記

邑庠生 孟佐盛

五行之性不一火至炎也而有涼燄水至寒也而有湯
泉以至炎洲之火鼠峩眉之雪蛆產於酷烈凝沍之中
皆其變焉者也如鄂郡之溫泉有三一蕁川五洪一桃
溪東吾咸則在蘋溪下流甯沸於潛山之麓熱可以

瀾鷄瘡瘍浴之輒愈水有硫黃氣愈濯愈沸其氣秋冬則白春夏微紅間考溫泉之出本於丹砂者十之一本於白礬者十之三其餘皆硫黃也茂先博物志云水有石硫黃則溫而王褒溫湯銘曰白礬上澈丹砂下沉曾不一寶其地若長公所記匡廬汝水尉氏驪山以及鳳翔之駱谷渝州之陳氏山居凡六處而以驪山爲最茗溪所紀凡八處升菴所見南中溫泉凡十數處而以安甯爲最云清澈見底其竅間出丹砂徽郡黃山溫泉亦如之至季氏三秦記則云始皇與神女遊忤其旨神女唾之生瘡始皇怖謝乃出溫湯滌除之後人因以爲驗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溫泉記

留

或又謂南州地性酷烈山谷有此竊意鳳翔驪山諸處地在正西而南州餘水未必皆熱地性之說疎矣至茂先硫黃之論頗爲近理然以硫黃置水中未必能溫若三秦所云尤爲虛誕始皇豈處處與神女遊耶惟唐子西謂溫泉在天地間自爲一類受性本然不必有待而後溫也凡物各求其類而水性尤耿介得其類則雖千萬里伏流相通非其類則雖橫絕徑過十字旁午而不相入故他泉與湯泉不能容彞常而炎涼特異譬之吹氣爲寒呵氣爲熱而同出於一口此說近是予故並記

之以俟遊觀者之詳考焉

咸東南多山最高而名者惟潛由潛而北石怒水激兩山夾峙溫泉出焉五十步外已氣蒸如坐煖室從石隙探之沙沸泡起滾滾上熱如釜土人云三冬水氣尤煖可熟雞子余布氊石上與周李二子投足濯之喟然曰名者其垢之聚乎二子問故余曰天下之溫泉一也使其近要衝車馬之所萃冠蓋之所遊逸客騷人之所賞非亭而覆之則斃而瀦之浴者趾踵相接求其潔也難矣名累之也若斯泉者荒山之麓亂石之間涓涓焉汨汨焉獨來獨往野鳥澡其翎麋鹿漱其齒常經者不過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潛山溫泉記

七

枕流洗耳之倫及農夫野老輩耳卽吾與子生長茲邑今日始一至焉非以其僻而無名耶人方惜茲泉之無名而茲泉且自喜其無名而遠垢二子曰吾輩識之在山泉清出山泉濁好潔無近名可於水監也濯畢遂去

龍溪橋記

舉人錢珊

龍溪橋三峯寺新建峯麓溪南橋也先年素菴上人與鄉善耆陸興榮嘗有志是橋而名之弗克就齋志以終然二老亦嘗以是而屬諸后人曰白沙黃柱馬家等橋苟完矣所恨者龍溪橋耳未知龍溪負我耶我負龍溪耶此驅蛭之心事衆所弗知爾等宜知之至正德甲戌

予未第南歸携書寓居三峯時季秋而此橋適成一曰
陸氏子啓鳳者過三峯揖僧拙菴等賀曰事畢矣而翁
若師十年之志以償知其瞑目地下奈何誰爲記之拙
菴曰天地間事成者自成敗者自敗且造物者於人都
不省記此何記爲哉啓鳳曰非此之謂也爾我固無功
德可紀然先人之志藉此以識之否則寧不磨沒已乎
於是拙菴欣然偕啓鳳以是強予嗚呼萬形皆有敝惟
理獨不朽斯橋之建也其深得吾心之所求哉吾嘗思
古人之言禮失而問諸野官失而問諸夷蓋野之不詳
於禮夷之不足於官無俟智者而知之矣然而古人舍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龍溪橋記

吳

大都中國而之野之夷豈非以非其有而有之爲真有
非所知而知之爲真知耶且啓鳳代業田野拙菴什家
者流也若父若師相繼而逝也久矣然於其父師之志
併所屬之言未嘗一日置諸念外彼此殫厥心力視龍
溪冀與白沙黃柱馬家等橋並美然后己橋成矣俱動
顏相慶逆其志殆必成就先人之所欲爲始可覩然於
人間也噫若考作室乃弗肯堂能無愧於斯人歟昔之
論孝者亦不過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苟充
所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無不如意此可見人心不死
而吾儒一理爲天下古今不朽之物問野學夷古人豈

誣予耶若夫世之爲此舉者於所有思欲覬覦貴達以彈壓流輩南軒所謂有所爲而爲其功雖可取其志則吾不知也嗚呼斯橋之建也其深得吾心之所求哉雖然自衆人視之惟見其功而昧其志自君子言之在顯其志而畧其功未識二三子以爲然否耶啓鳳拙菴等起而謝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正先生之謂也敢請書是以爲記

重修鳳凰山石門寺記

王廷采 邑人

鳳凰山者余里中名山也天順間金陵僧恒恢至卜寺焉得殘碑乃唐宋石門禪院也遂因以名寺其初舍宇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鳳凰山石門寺記

七

田產甲他寺歲久就廢僧徒幾不能立余兄會泉暨余嘆曰鄉之事儒業者世集於茲是可廢哉遂謀之程公蒲塘卓崖鄭公源塘張君青山程君端甫輩皆曰不可廢相與興之還其舊擇僧照暘領寺事自是爲經久之規矣乃嘉靖甲寅歲正月事也適會泉以賓薦北往衆謂余宜爲記余曰茲舉也豈異教之崇爾乎夫自釋氏之教行而吾儒排釋之議起韓昌黎佛骨一表極其詆斥至歐陽子則惟曰修其本以勝之意以釋教昌熾疾之過嚴反激其變而生亂修其本以勝之則所以引而歸之正者爲有漸也石門廢矣以世事儒業之故而興

之非所謂修其本而勝之者耶嗚呼寺之廢而興者直一石門哉咸若茲吾不憂天下之有釋氏矣故曰茲舉也豈異教之崇爾乎然昔者蘇老泉彭州圓覺院記有曰人之居乎此其必有以樂乎此蓋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爲自欺嗟而僧繼自今不樂而不居吾無責焉爾矣居乎此者尙亦知樂哉於是書以爲記

義助公田記

朱凌霄

余令咸四載而甯州命下行將解組去矣閱學中諸務獨義田一事不可無記夫義田之立非昉於余而事刑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義田公田記

五

名倜儻有大節則曾君其最著也君壯仕西粵廉平不苛晚歲倦遊雅尙儒術教其子姪蜚聲黌序將來事業殊未有量也一日曾君至學見義田有碑喟然嘆曰此甚盛舉也丈夫生平當有偉績可書余叨有青衿子姪獨不能爲若舉乎於是以用價五十金原買田地悉捐以充學帑按其地一汪家畝一白木畝總其數田三十四畝今丈二十三畝七分三釐五毫地一塊一分九釐而歲人之額則二十六石六斗有零庶幾其無乾沒乎事奉學道本府批示清丈入冊以爲優助之資製文勒碑以垂永久夫君之重義崇儒視俗之尙佛教金碧輝

煌者相去天淵矣余邑事倥傯不能爲地方畫便宜可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獨撮其顛末若此

講堂記

周滙宗

天下倡之而無弗應爲之而無弗成雖在愚夫細氓蠻夷戎狄以至於其艱難險阻死生利害之際猶莫不然而况學校之地敦詩習禮之人其志同其道同其以文章規取時榮而句模字範以爲業也又同則其倡之而應爲之而成較之常人之情之勃然而不能已者又當何如也已己春予奉委署理茲學始至之日齋署蕭然蓬蒿塞路循視殿廡往往草從墻壁間出縈拂如書帶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講堂記

五

苔蘚蒙翳積塵沒指進詢前時舊例一切荒廢課藝曩次催促月可得者數卷城以外師生闊絕如秦越非試期終歲不得一見也予曰嘻亦太甚矣以若所爲是在此席者如贅瘤而黃之人士必皆異乎人之所好而無有同焉者也方今澄敝官方安用此贅瘤者爲黃之人士而皆異乎人之所好而無有同焉者則又將何以爲同也此必不然明日釋奠明日出見客又明日喚取側近諸生具道 朝廷所以建立學校作育人材之至意與學政全書所載各條例所宜恪守遵行之法而又明

予所以懼曠厥職修舉廢墜期與諸生敦實行卒術業

以相與於有成之心則皆喜若出望外旋草駢語文招
集遠近觀風生童咸與焉課期人一飯茶湯鼓吹具備
懸花紅扇數十柄書以詩筆數百管墨百方優等以下
賞賚有差計得諸生卷百有奇文童卷盈二百外間大
噪謂此番月課爲極盛竭一日夜之力刪改畢品定甲
乙明日案發給卷聚講堂各以數語勉所已至而規其
所未及衆以予言爲允各欣悅盤桓久之乃散去通計
始終凡五日而事畢始予之召書役與計事也出資斧
使促辦事皆退縮有難色謂恐如向時之掉臂不顧可
奈何予既奮然行之而一時遂極踴躍自是以後連袂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講堂記

五十一

接踵朝夕繼至入則論文講藝出則登臨眺覽體物抒
懷發爲詠歌一唱百和學內外以文贊者無斷絕道義
周旋性情欸洽以引以翼舉比之間斷斷如蓋所謂志
同道同而業同者將與黃之人士勉之以期至於古者
學校之盛而予旋以故乞假歸矣予自維德器淺狹學
殖荒陋稍一振刷成效可見後之君子其德行文章遠
勝於予而又誘進以仁義招致以文學和平樂易歲月
漸摩吾見懽然應之以臻厥成彬彬乎爲庠序光也將
於是乎在予喜黃之人士敦醕奮勉可與有爲而惜予
之去之速而未竟其用也乃爲記於講堂之壁以貽後

之君子使無菲薄黃之人士而并以貽黃之人士使克成吾初志也則予之厚望也夫

楊橋彭家堰記

邑增生錢華雲坡

吾鄉地僻多山岩排峽束溪中貫襟帶旁澗谷支流而喙吐之無水患勢下不得濟高仰之田亦無水利環溪而居者率堰之以資灌溉自盤山至於雙溪口堰凡六楊橋彭家堰其一也彭氏世居楊橋堰踞橋之上游地主彭氏屢壞屢支不可覩縷歲甲辰因其壞而支之者有彭子榮照工既訖溪水陡漲堰仍圯水立涸石衙衙仆溪中彭子喟然曰嘻是造物者之不無遺憾於人也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楊橋彭家堰記

五十三

夫以舊坊爲無用而棄之者必有水敗余將復之越一載謀助於彭子宜生宜生照叔也家故厚堰卒成堅緻倍於前土甃木榿巨石爲底水平布其上流若織紋響若操琴置閘水暴至有以殺其勢水退則障其流而灌之田間且橋其上行旅賴之費錢六百緡有奇多出宜生彭子欲紀成事乞余記余曰事有天有人溪勢下不得水利者天也堰瀦之以溉田則人也堰垂成而水毀之亦天也旣毀之卒復之乃人也彭子殆以人勝天乎傳云天之所壞不可支未足以概彭子余自維人事未

修適爲天限對彭子有愧色也已因記此自勵并以勵

彭氏後之人或曰彭氏倚山而居築堰蓄水可培地脉以翰家運之旋是青鳥家說也余竊疑之

建奎星閣記

余益杞

衷湖山而爲縣治其後嚴家嘴有浮圖焉昔方伯夏公憩亭宰咸時建也惟時人文蔚起掇巍科者趾踵相屬以至於今而其前闕如光緒五年邑尊陳公筱園以名進士來蒞茲土課士試院望文昌宮之後山而忻然告於衆曰是宜閣爰醵錢千餘貫工材畢集數閱月而竣像奎星其上攷邑乘康熙時何公毅菴建閣邑西祀文昌昌奎星閣廢遂奉奎星於文昌宮今構閣茲山或謂當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建奎星閣記

益

署左巽方宜科第或謂高出霄漢遠攬湖山宜與賓僚浮白賦詩以爲樂是說也皆得其似也而猶未知公用意之深也嘗讀靈臺詩麀鹿魚鳥畢賦而申之以於樂辟靡孟子復推原其視民如傷之隱而曰與民偕樂宜乎榛楛棫樸諸篇一再詠作人而誦壽考豈弟者長言求嘆而不能已也公之爲是閣也亦欲爲咸發甲乙科也非不後天下之樂而樂也要其公餘吟眺見夫漁於淵樵於山懋遷於市耕牧於隴畝白叟黃童熙來攘往於道周愀然心目胥思出水火而予之衽席所謂如傷

非耶然咸自有公益戢民安百爲就理縣署隄廡試院

文昌宮之屬增新葺舊次第觀成而又月進多士以校其藝捐廉糈以獎其尤謀建書院以教育其英才樹塘以柳樹山以桃李松柏桂杏種魚以池吾鳥知靈臺辟靡白鳥魚躍之句榛楛棫樸作人之章遂讓古人以專美而不自今繼作也夫夏公爲浮圖咸猶稱道不衰厥後旬宣吾楚名位赫然以公方駕詎惟匹休吾又烏知壽考豈第咸人士不益長言永嘆頌公之與民偕樂愈久而愈不能已也余暇輒凭檻挹湖山之勝概暢觴詠之幽情雖自樂其樂哉而於公用意之深猶幸竊知之

大橋畷重修石橋記

舉人 沈用增 孝感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大橋畷重修石橋記

五五

咸甯西鄉大橋畷崇陽通山孔道也前有大河屈曲如帶縈繞八九里 國初里人李君元樞架木爲梁以利涉歲久橋圯乾隆時有萬壽菴僧真空者矢願力日坐河畔募行人一錢又廣募數百金因易木以石建捲棚三卽今之歸峙河中者也百餘年來石漸泐碎礫盈途行者每有蹉跌患吳子毅爲好義士也慨然以修葺爲己任今六月鳩工庀材雖海暑身親其役百餘日潰於成邑人士請勒碑以紀事吳子喈然曰石橋之建不自今日始譬之作室貞空僧勤垣墉而余僅塗墍莢也鐫石以邀名人其謂我何予謂不然天下之義舉非有力

者不能爲好名而爲與不好名而爲其誠僞固有辨以
視不好名而忍不爲則賢不肖大有辨矣自周官司空
之職廢道途之險易民牧置若弗聞惟賴士大夫本其
好名之心勉爲好義之舉徒杠輿梁以次施行是亦有
裨王政之一端况一鄉有好名者斯利在一鄉推之一
邑以及天下凋劫之民受惠不少矣揆以聖賢與人爲
善之心必不爲其好名而擯之一字之褒榮於華袞豈
盡叩其心曲哉吳子好義而不近名可謂篤行君子然
碑石不立恐不足以勸將來也余故樂爲之記以應邑
人士之屬云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石川記

美

石川記

呂安謫

余家自先大父徙居石川堡其地故多山若棠梨獅子
覆籩雞子黃牛金盆之屬以十數宜皆可以名畝而何
獨有取於石川載攷舊志咸東水發源石坑夫諸山之
環繞是畝惟獅子爲土戴石外此率皆土山何石坑之
足稱余幼時卽詫名實之不副及詢諸父老始知余宅
後山自東北來伏而爲峽者石簇如筍三稜直下則石
川所由名也嘻異矣洪荒旣闢伏羲氏始作書契而此
峽川字不假人力設施象形與假借與司亭毒者果何

意與余讀青烏家言峽之貴者工字王字最異要無以

川字稱者然西蜀之巴峽豫章之文江北直之丁沽皆地以字名則又何說雖然石川一僻壤自先父虛齋先叔璧田並以文行重當世而聯登賢書不克有所表見遂莫由與李太和之石室馮文簡之相山爭重千古惜已然石川猶是也而或以浴訛失真甚且歧之爲二則不可以不辨峽旁有洞川字中溜之水洞以洩之發聲如鐘磬土人目爲丁璫洞并記之以俟紀輿圖者

塗川重建嚴家嘴塔記

知縣 夏廷樾 江西人

丁酉春余權篆咸甯下車課士思所以崇學術振文風也適勸修 闕廟廟之陽曰文筆山邑人士僉言山故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重建嚴家嘴塔記

七

有塔相傳自相山移置於此其廢也纔數十年而塔之最古者莫如嚴家嘴其地在縣治西北平灘曲港一山巋然土人稱爲塔山山外卽大湖湖漫衍百五十里出江前此人材之奇科名之盛歸功於塔者居多自塔山無塔而水勢直衝無崇岡峻嶺以爲砥柱奚怪選舉之寥寥耶余維塔之名起於釋氏水口捍衛之說出於形家宜非儒者所深信顧嘗讀靈臺之詩述文王之經營而申以辟靡之化讀定之方中之詩美文公之升望降觀而及夫卜吉允臧之效蓋古者建都立邑一臺一榭必與士氣相關與善氣相應後世郡縣多假浮圖之制

置諸城郭川原之上於以周覽形勝所在高瞻而遠矚
固守土者之所不廢也茲山當波流涌洩之區回拱旋
抱有塔焉以補峯巒之所未起倘亦人定勝天之事與
且夫人之學也先定其規模以從事猶塔之初基也日
積而月累焉猶塔之層疊也超乎塵俗之表躋乎高明
光大之域猶塔之凌絕頂而干雲霄也善氣之導迎土
氣之激厲學術文風之奮興不將於塔乎悟之哉是秋
歲豐人和盧茂才允恭鄧茂才之昇方督葺 闕廟余
偕教諭單君懋德訓導胡君璧華典史潘君箴進邑人
士張君兆晉等而申勸焉並以建塔之舉責兩茂才遠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重建闕廟塔記

五

近謹讚繹絡捐輸迺召工匠芟蒙葺得塔舊址於山巔
以戊戌四月甲子經始兩茂才結廬山旁鳩庀不少懈
會計出納不少紊迄十有一月庚申工竣塔凡七級其
材皆用石高九丈有奇費錢約五千緡視 闕廟之數
爲倍其第五級塑魁星像奉之取其光麗斗杓於文人
藻曜爲近塔距城五里許每一臨眺山不高而獨聳水
欲往而仍留東顧鐘臺石室則慕李北海之才南望潛
山問馮公讀書遺蹟穆然想見其爲人邑人士景仰芳
躅勤於學術以蒸蔚文風士之題名於慈恩鴈塔者度
必有礪硤瑰璋之概副予期望也已兩茂才請予記其

專於碑而別立一石鐫各都首士暨捐輸姓名因畧序
顛末兼述余拳拳之意以勗邑人士俾知士苟立志雖
遠者大者無不可以要其成而茲塔特其嚆矢也

夏屋記

教諭 單懋德 襄陽人

咸之有夏屋思夏侯德政而作也成之曰邑中紳耆率
子弟來請曰夏侯蒞咸二載仁心善政惠我無疆今不
忍其去也願藉此屋留之乞紀其事於石俾吾侯姓氏
與峴首羊碑並傳不朽焉余悅其愛戴之公而知侯之
以道得民者卽於此屋見之矣今夫大官大邑所以庇
身亦以庇民蓋巍然有屋象焉爲長吏者必將以慈仁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夏屋記

七

爲基址以法制爲藩籬以虛明爲戶牖以正直爲庭楹
而又極親民之誠廣得人之助無或豐其屋以葺其家
而凡託庇宇下者乃喜登壽寓寃安宅焉此屋所由頌
也夫屋惟其高而後臨乎下者尊亦惟其大而後容乎
物者廣季札之歌秦風曰能夏則大大之至也鄉飲酒
禮有曰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
能養能長是以能大屋以夏名豈徒傳侯姓氏已哉侯
之治咸也心與人共見而政與地相宜明察之才渾於
慈惠懲創之意出以哀矜凡所爲剴切曉諭令出惟行

者在在皆持以大體涵以大道而無嚴明約束之迹與

夫紛擾瑣細之私所與由之必人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所厭也此足以觀政之大已由是誠而後動信而後勞繕城郭以爲衛吾民也建石塔以爲惠吾土也堤防之築以爲捍吾患而興吾利也廟宇之修以爲成民而致力於神也嬰兒育之局恤孤之愛則然而衆著於養民之仁矣童蒙訓之塾養正之功則然而衆著於教民之義矣教養之道得而下好義以終其事經營兩載人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夏屋記

六

陵廣廈徒託懷抱矣設使循良報最薦擢封疆爲國

家樹屏藩爲億兆奠家室其爲夏屋幘幘者不更深且廣耶此咸之人所樂書也抑吾聞之任己則勞任人則逸侯於咸之百廢具舉董理得宜者邑茂才盧君允恭鄧君之昇與有力焉益幸侯之以禮爲難而能相與以有成也不有合於風人夏屋之詠與屋旣成侯將量移劇邑余亦膺薦入都行有日矣數載備官深慚曠職侯之實政及民目睹而心儀之獲益正復不淺瞻彼夏屋示我周行異時美錦學製倘能仰企上理而務於大者遠者求之是固侯所厚望而亦都人士屬記於予之微

意也夫爰書而壽之石成瓜期暫愛樹情長尙望日葺
墻屋爲夏侯永終令譽哉夏侯名廷樾江西新建人

憇亭記

訓導胡璧華
蕪水人

夏侯治咸二年庶政胥舉咸之人恐侯之去也懇諸制
撫以遲其行旣而侯方書上考任緊邑咸之人知夫攀
轅卧轍不足爲侯留也乞余紀侯之德政於石爲亭以
覆之曰憇亭憇亭者侯之別號而因以繫其甘棠遺愛
之思者也夫古人慕循良之蹟述仁人君子之蹤往往
托諸其人之姓氏與其字而傳於弗衰卽一亭之設若
吾楚之孟亭尹公亭以及乖崖亭堯夫亭東坡亭皆博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憇亭記

七

雅之士所樂爲稱道者顧事所由昉莫古於召亭按水
經註雍水東經召亭南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十
里乃甘棠一詩列於江沱汝漢之間蓋名賢芳躅爭相
引重而南國謳吟思其人愛其樹就其巡行之處而封
殖焉殆不必泥分陝之地也侯之治咸也勤於訓農切
於課士其折獄也明其弭盜也決其徵賦也公民有棄
女不舉者諭紳耆設局養之捐俸二千金以葺隄工水
利有賴至於葺 聖宮闡義學繕城郭建巖家嘴石塔
每一勸導鼓舞歡欣以爲此吾父吾師之保惠教誨吾
儕者吾儕奚爲而不應也是故百廢俱興勞民而民悅

茲亭距侯所創塔僅數十武塔旁有屋三楹美之者曰夏屋以此見人之戴侯也無在而忘而侯之姓字當與塔不朽焉余識侯最早侯嘗與令弟戟亭先後署吾蘄營度而施行者初無苟且塗飾涉於務名之念咸之人身受其澤心感其誠何能忽然於侯之去耶甘棠之章曰召伯所芟其次章曰召伯所憇夫憇則暫於芟矣說詩者謂勿剪勿敗則不止於勿代言其止於樹者愈暫而愛之者愈久而愈深也侯治咸不以權篆之暫而怠於政父老子弟休息於亭下者莫不俯仰低回欲以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憇亭記

十一

一二年之功而留爲千百年之歌誦人之好是懿德也
余於茲益信今

天子立賢無方封疆大吏由縣尹而薦擢者勳猷卓卓侯他日樹屏藩擁旌節出宣召伯之績余知侯不以亭重而亭且藉侯以傳矣遂書之以慰咸之人並志余延企之意如此侯名廷樾江西新建人

桃花磧記

舉人章列侯邑人

鐘臺爲省垣祖山其別號曰桃花尖唐李北海讀書處也有寺曰桃花觀下有甘泉里人用以造茶名曰桃花絕品循山而右里許有脉委蛇而哭起蟠鬱而渦旋者

則爲桃花磧磧之上茂林脩竹鬱鬱葱葱層巒疊嶂列如圍屏沃土高下良田繡錯茅屋數椽土人居之引清泉以灌溉假人力以耕耘春蔬秋芋生殖不竭賴其利以長養子孫時而雞鳴天上犬吠雲中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蓋綽然寬朗居其上者幾忘其壁立于尋高在萬山巔也當春秋佳日詞客騷人攜酒高處幕天席地暢飲開懷但覺湖光瀲灩野色迷離蔚藍漾目去天尺五而雲霞翕闢奇景變幻又如海上神仙光怪陸離不可擬議山鳥一鳴則神迴意定第見白繚青縈趺踞其上酣然大醉此中别有一天非復人間境也歲甲子壽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桃花磧記

三

昌張次功孝廉操管輅術求可避亂者躡其巔攬其勝喟然曰吾愿山右諸險要以求形勝堅壁清野無如此山佳者予相此山週圍可十里餘自外視之峭壁插天而盤旋而上或夷或險隨形依勢殆可容數萬家其要害處可以一夫當關萬人莫敵其種植可以備一時之急其薪水可以應四時之需又不犯兵家所忌予自承辦團練以來仇賊已深久欲經營此地以資保障其若規一切具有陳歎後之人欲造一方之福而貽數世之安此山殆未可輕易視也山一號積預塘而以桃花磧名者以其與桃花尖山相對又仿秦人桃花源故事可

以避亂云爾

禪臺山記

廩生王道南邑人

山胡爲以禪臺名哉超然特起形如削成昔慧僧國惺參禪於斯此禪臺之所由名也其地爲城西勝境怪石嵯峩攀藤而上儼登雲梯及陟最高處豁然開朗夷然寬平田腴土美茅屋人家野老鋤種禪房花木別覺幽致寺旁有鹽井天池響洞諸勝狀南望羣峯環而相向北眺泗橋烟火迷離湖光山色把玩不盡至於長海馬鞍塘俯瞰其下人行如髻殊堪入畫每當春日晴和佳禽對語枝頭朋友此樂何極夏則古樹陰涼攜几坐談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禪臺山記

空

不知炎蒸煩慮消歸何有秋則楂梨棗栗婦女兒童任供拾掇且而逸客騷人採菊登高眞如太華峯頭作重九焉若夫三冬日暖樵歌互答牧唱偕歡梅花索笑楫火驅寒雖風雪交加弗畏也邇年烽火周遭避亂咸聚是亦武陵之桃源焉余養拙山中十年於茲矣客來驚犬吠月上送僧歸烹茶話舊自在幽閒此山不厭余之重來余亦最愛此山之僻靜也余與此山其終古乎是樂爲之記

三星橋記

采訪周際虞兼山

六都東西兩源之水匯於蔡家港先民就兩水相交處

架木爲橋南渡咸甯達崇通北過武昌走興大蓋要津也乾隆辛卯大水岸崩而橋圯民病涉焉丁酉歲都人士同武邑父老度地下半里許勢平曠狂瀾無患鑿石甃其兩岸開數弓壘一石堆砥柱中流如梭形徑丈餘圍數丈高如岸平橫大木於上行者踏空如履平地民甚便之雖然可以暫不可以久也嘉慶七年壬戌踵事增修每一空用連抱木六株爲梁載板上建八十八柱覆瓦爲亭二十有一間咸武各十中一爲公間懸兩額一題橫跨綠溪一紀功勒首事芳名前後費數十金而橋成名曰三星與邑之西河橋相頡頏當是時咸武殷富厥功旣竣各存餘貲以備補葺咸置田若干畝糧一斗九升零六勺可考戶仍橋名注六都外卑斯橋之所以不朽以有斯田也噫前人之爲後人計可不謂思深慮遠歟今續修邑乘凡山川名勝罔不登爰紀斯橋顛末以壯輿圖之一覽云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三星橋記

空五

重修縣署記

章列侯

咸自南唐保大十三年始置爲永安縣宋開寶初乃改爲咸甯通志云景德四年夫縣必有署以處邑令總吏民於斯發政教於斯聽獄訟儲案牘於斯一切文移驛遞戶口賦役漕運之繁鉅靡不統理於斯署顧可一日無哉舊志載咸自陳友諒據武昌而邑燬暫遷河北諒平明甲辰仍遷舊治又查章氏舊譜載有諺云紅巾賊亂中原咸甯縣擾五年屯兵買馬不用錢趕散居民百萬千人烟未絕辜與楊一路直至谷口章三姓雖然趕不動被他蹂躪不可嘗則元末縣署之摧殘可知殆洪

咸甯縣志

藝文卷

重修縣署記

六六

武三年邑侯馮公昶始建廳宇尙多草創景泰間邑侯陳公灝繼修之弘治乙丑王邑侯介重爲建置至國

朝順治六年周邑侯文華繼修康熙四年何邑侯廷韜又重修新建六曹一十二間儀門三間及申明旌善二亭堂西側連桂花堂四間厥制益宏敞矣其他廳房樓庫及捕廳監卡備載舊志可無贅咸豐初粵匪擾楚疊燬於賊邑侯梁公湘帆顧而傷之進邑孝廉陳愚溪江指如楊葆白職員張少農及列侯建議重修於是勸捐抽釐庇材鳩工剪荆棘闢蒿萊殘磚零瓦糞而除之規舊制而益以崇闕新梁棟峻墻垣材木擇其固磚石取

其新諸令尹之官於斯者始無僦屋而居之煩矣夫咸
雖榻邑實當孔道下爲鄂省之屏藩上爲長沙桂林諸
省所出入以及南邦貢使時而取道苟因陋就簡不爲
之大其規模致其整飭曷以見縣治隆重之觀且笑都
人士之玩愒公事而疎於創建也且謂咸之人疲憊不
堪相安弁陋而聲明文物之盛未能煥然新科名鼎甲
之遺未必蔚然起也署旣成總吏民則於斯見化理之
敷施焉發政教則於斯見治具之嚴明焉聽獄訟儲案
牘則於斯見祥刑之平允而神明之頌永焉一切支移
驛遞戶口賦役漕運之繁鉅無不於斯而就理焉廻視

咸甯縣志

藝文卷

重修縣署記

六七

兵火交加之際頽垣廢址撫而淒涼蔓草荒烟觀之彌
望今棟宇輝煌門庭肅穆圍屋極於四週科房列於兩
廡加以旁廳之軒朗客館之周匝右堂監倉之牢固凡
歷官於是者當亦顧而樂之矣且非獨樂其所樂也前
有金山牧笛樵歌遙澈於耳後帶長湖菱謳漁唱嫋嫋
動人左顧東臬之崔嵬而文筆聳秀焉右閃西河之漁
火而繁星宵爛焉與民同樂之意不將欣然而動於中
乎此范文正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者遂不能不爲之記云

汀泗橋距城三十里壤接蒲圻輪蹄往來無虛日而人顧莫知其所自始與橋之所由名或曰以水名也按水經注泗水出魯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距咸遠甚汀州由汀水得名汀源自北南下詳廣輿記在今撫福二州之北境均之與咸無與且汀與泗義不相屬又何以稱焉或曰始于唐也紀載闕如無可考亦屬臆斷之說歲道光辛卯秋大水余舟巖橋下見一鉅石大書丁未涓祐七年建立又旁一石書大明嘉靖丁未二十六年重修本廟住持募化僧緣善等字考涓祐宋理宗國號

感甯縣志

藝文卷七

汀泗橋記

六六

理宗在位四十年迄度宗恭宗端宗帝昀凡五君共五十四年越元十君共八十九年明十六君共二百七十七年而由本朝道光辛卯逆溯涓祐丁未則六百有三年由嘉靖丁未至道光辛卯亦歷二百八十六年噫歷世既遠凡事昧其所由來不獨茲橋然也又何足異所可異者凡人創非常之舉則必顯揚其姓字以明示後世如嘉靖重修之年載某某募化是也獨翊建之始丁未涓祐數字外更無一字然則斯橋也其一人獨爲之與其眾人共爲之與其果因水得名或因人以取義均未可知余嘗聞諸父老云昔有人業屨于此自給外存

以修橋夫織屨細事也修橋鉅費也屨價之積存留幾
何是說也余固疑之迨閱舊志載赤岡鄉民丁四修乃
知汀泗之爲丁四猶籍著丁卯里傳癸辛云爾而不題
名于石刻者善欲人見不是真善古人洵不可及哉因
述其所見聞以備採取焉謹記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汀泗橋記

六十九

南城文昌閣重新序

邑人章列侯蘭室

相山西北麓有小山地勢稍平 邑侯筱園陳公治咸
之次年庚辰政通人和建 奎星閣於其上爲培植文
風計其閣前爲 文昌帝君宮亦以閣名規制宏鉅與
淦川試院鄰年深月久風雨漂搖蠹蝨蟻蝕棟折榱崩
侯傷曰是梓潼帝君所棲止地圖書之秘神實掌之嗣
亂之祥神實廣之福國佑民厥功最偉安可聽其坍塌
而不爲之重新乎先是閣嘗建邑之西城外西河寺後
故邑侯何毅菴先生營置後漸廢頽祠宇邱墟過而覽
者愴懷實甚乾隆庚午鄒平李五峯邑宰遷至南門城
內卽今試院之左舊爲明少司農孟義甫先生故宅後
人以通賦入官爲積儲所遂以爲 帝君祀享處考天
官書及星經文昌六星爲六府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
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周禮春官以燹燎祀司中司命
厥典彰矣周宣王時其臣張氏仲以孝友著蓋稟張宿
之精誕而爲人者詩禮所載洵不誣也是固以忠孝爲
文章司命未可褻越將者崇其廟貌以妥神靈宜也歲
壬午職員張君 農鄧君香圃承 陳侯命鳩工庀材
重加修飾

咸甯縣志

藝文卷

南城文昌閣重新序

七十

重加修飾

以經費不敷復爲之襄贊其事傾者植

之弊者易之舊者新之缺者補之美哉輪美哉奘極一時之壯麗豁萬姓之觀瞻與試院並垂不朽矣而帝君之祀典亦卽與湖山共永感之人當世世奉守弗替以膺第祿於無疆而人文蔚起士氣高騫科第之蟬聯曷其有艾哉是爲序

靜安寺浴佛會序

邑人雷以誠藿邗

粵自周昭王之二十四年有降天之佳兆遼摩耶氏於四月八日爲誕佛之良辰利利肇祥轉法輪而最上來覺眾度香國以無爲種極樂之因緣竊喜眾生超拔仰無遮之法力總宜信士皈依邑有靜安寺居六都之

咸甯縣志

藝文卷

靜安寺浴佛會序

七十一

淨土砂三界之法途考舊志之流傳喜如剛之修造卽今斷瓦零磚之所巨礫鱗排知昔講經說法之時禪闕

鴻敞

廟旁廢址遺礫數十當時廟貌壯麗可知

傳衣付鉢何止東臯南畝

之腴曲榭迴廊應同鹿苑雞園之勝乃盛衰遞嬗興廢頻仍境則物換星移僧則風流雲散梵宮爽塏風霜半卽摧殘佛像莊嚴塵土漸歸翳障自道光之二十二載迄咸豐之十有一年釋教衰微山門寥落神龕月冷廻

環祇有蛛

絲佛殿風淒來往幾無人迹迢迢念載有誰

結香火之緣寂寂十方何處噴旃檀之氣撫事興懷良足慨矣辛酉歲始招僧人參禪恪守經壇越明年壬戌

得荷施主多人約成勝會寶座之蓮花再見瞿曇之貝
葉重翻僧舍十餘間聊寄空桑之蹟糧田念數畝重開
香積之厨然欲梵堂之燈火常明尤須檀樾之貲財能
舍築祇園之精舍當飾黃金奉妙相於沙門共瞻紺髻
用是宏開善願大啓信心雅當浴佛之期備極酬神之
事東多緝於眾姓無我無人成雅集於靈山非空非色
慈悲室裡得刻刻以瞻依歡喜園中盡人人而踴躍地
起龍華之會人欽象教之宗法兩彌天潤九根而無碍
慈雲覆地蔭十行以同圓將見八垢空時共入拈花之
座五香焚罷同登選佛之場是奚但已公雅賦茅屋之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靜安寺浴佛會序

七十一

詩白傳能結香山之社也哉是爲序 同治辛未夏撰

陸錢兩姑雙烈巷序

人之所以爲人者賴此綱常名教之重見之確行之勇
於以完其性之真情之摯氣之烈體之全卓立於天地
之間乃不愧乎其爲人然而能之者鮮矣今乃得之女
子中錢陸兩姑邑東門市舊有五顯巷同治乙丑夏寔
勇在城猝變縣城之擾不可言罄賊入錢宅掠從九錢
東園之室女有姑有姑原許陸姓給賊墮王陸家蓋欲
一見翁姑面而死也適他賊掠太學陸佑園之室女許
字劉姓者先姑至先姑罵不絕口有姑知有同志亦罵

賊賊脅以刃先姑啣髮咬牙引頸受創有姑罵亦歷遂
同遇害其徇節之地卽今五顯巷更名雙烈巷者是夫
人於萬難中存萬死不顧一生之志非確有見於義理
之正知如是則有人理而爲人不如是遂無人里而不
爲人者有姑之給賊先姑之同志以重於泰山之一死
行其是而無復瞻顧徘徊之想見之確行之勇不稍以
求生之念雜之蓋惟性真故其情有獨摯惟氣烈故其
體得獨全也當叛勇難發猝不及避死節者多莫保節
者亦所或有兩姑獨蹈刃如飴不污其身至今過此巷
者莫不噦噓感歎欽重其行誼激發人心頑廉懦立雖

咸寧縣志

藝文卷七

陸錢兩姑雙烈巷序

七十三

以此巷比之懷清臺磨笄山何多讓焉吾因之有感矣
彼夫奮罵黠狗以斷其舌者非顏杲卿乎死守孤城願
作厲鬼勦賊者非張睢陽乎薄陰之役血濺帝衣者非
稽侍中乎古今忠臣烈士奮不顧身以殉王國非不知
生之可樂忠義之氣激於中身體髮膚有所不暇惜也
陸錢兩姑亦若是則已矣往予與孝廉王福農過巷擬
改此巷爲雙烈今余午峰孝廉復毅然以爲已任商之
張君少農爲兩姑巷口置牌樓書雙烈以發其光少農
亦樂與從事亦可見闡揚節義人有同情云

雙烈巷敘

余益杞

同治四年四月初七日提督鮑超部勇至咸城叛烈女陸先姑錢有姑殉節於古五顯巷越十七年余與章君蘭室錢君少白續邑乘肅張君少農鄧君香浦謀所以彰貞烈維風化者因文其事而契諸木遂錫今巷以雙烈之名按先姑陸佑圃女字劉生大忻其從祖履齋子寶惠則錢東浦女有姑所許字也時髮逆旣靖咸安集久猝變蹂踐甚賊入錢宅掠有姑姑給賊往陸家心欲一見尊嫜死也適先姑以佗賊掠至罵不絕聲遇於巷有姑知爲陸氏女迺痛詈賊賊威脅以刀先姑啣髮引頸受刃有姑罵益厲竟同完節以死至今血漬頑石猶作長宏碧人咸指以相語當是時烈女吳順姑范一姑烈婦宋姚氏吳李氏黃朱氏盧江氏胡幸氏錢楊氏赴水投繯剗刃俱之死靡他而惟二烈萃一門爲尤奇嗚呼二弱女子耳顧激烈若是唐張許宋文陸明史瞿庸足異哉彼任封疆守城社而苟偷視息者何如入也有姑祖首峯粵逆初破咸抗賊死而陸蓋驚爲先姑大父行亦城陷死賊然則雙烈之死有自來矣有姑年十八先姑十九素貞靜嫺禮法不具論論其大者時光緒八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雙烈巷敘

七十四

年十一月二十日也

東臯山孟嘉亭說

章列侯

邑東門外不半里爲東臯山又名登高以晉孟嘉嘗遊
故明邑侯陳公灝建亭焉 國朝何毅菴大令重建之
亭遂以孟嘉傳登高山之名亦緣孟嘉起也考嘉爲晉
桓大司馬叅軍於九日與溫及寮友孫盛輩登龍山風
吹帽落盛作文嘲之嘉亦有答文辭俱美是其彰明較
著者咸之登高胡以稱焉實宇記與國有孟嘉山山有
嘉宅其墓亦在興國毅菴記乃謂山爲萬年故里然歟
然逸士所經山川生色卽以登高名山並以名亭胡不
可者閭嘗與朋儕臨眺其上山色湖光掩映圖畫俛視

咸甯縣志

藝文卷

孟嘉亭說

七五

羣岫兒孫羅列白雲捲舒如在襟袖秋樹經霜紅葉迷
離是於登高爲宜然則山之形勝不必以人傳而亦藉
人吟眺以永其傳人不以山傳而未嘗不因山之形勝
而相與俱傳吾按均州漢水之潛有滄浪亭興國放生
池上亭亦曰滄浪天沔之間亦有以滄浪名亭者嘗陽
城有仲宣樓襄陽荊州均有是樓一亭一樓之傳至再
至三而何疑於東臯之爲登高哉又按庾元規鎮武昌
辟嘉爲從事其或因公至咸或由興國來咸均未可知
茲山爲孟嘉所登更復奚疑亭今廢矣荒烟蔓草憑車
歎歎往新水胡崑白州牧司訓是邦留別咸人士詩由

有句云一事至今猶負負重陽空訪孟嘉亭蓋擬重修而未之逮者故爲之說以俟好古之君子仍闢其基而復其舊焉

盝盝說 盝盝一作盝盝

章列侯

邑東門外居人葛東海掘土得古銅器其形方而微長高三寸許識者或以爲盝或以爲盝周禮地官舍人所謂凡祭祀供盝盝也張君少農令其獻入學宮蓋本學宮祭器淪入土者嘗攷之古諸家於盝盝不一其說論語註瑚璉盝盝皆宗廟盛黍稷之器飾以金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統同言之而未詳其制說文謂盝黍稷圖

咸甯縣志

藝文卷

盝盝說

七六

器盝黍稷方器秦風傳何以又云外方內圓曰盝用儲稻梁容一斗二升廣韻謂盝盝祭器受斗二升又云內圓外方曰盝二物而一其形然歟冬官攷工記旅人爲盝實一殼崇尺蓋以瓦爲之易損卦二盝可用亨註離爲日日體圓巽爲木木器圓盝象則盝亦以木爲之而其形圓與說文所言異夫古者祭宗廟用木盝祭天地及外神則尚質用瓦盝器用陶瓠之意也又史記太史公自序墨者尚堯舜道其德行日食上盝則又用土作盝也此與秦風于我乎每食四盝其用同然則用木用瓦用土初無用銅者第古人飾以金玉則易而爲銅亦

無可疑今葛君所掘銅器底內載文武官六員一爲將
仕佐郎達魯花赤伯顏一爲承事郎縣尹劉傑一爲進
義校尉咸甯縣主簿馬瑞一爲縣尉王世融一爲典史
張文秀一爲儒學教諭吳榮後載延祐六年己未三月
日謹記按舊志載宋元地方官無考今於此可得六人
焉其監造則爲張崇德司吏王國忠戴應麟其爲盞爲
盞以說文之言考之則方者宜爲盞以損卦註證之則
圓者宜爲盞而方之爲盞可知而是器之爲盞又可知
彼秦風傳所稱頗爲近是廣韻所載則盞與盞似兩無
分別者其言可不必論矣噫盞之人於地中也久矣今
而出土是法物之不終於埋滅而劉馬諸公之名之終
顯於天下後世也是鬼神所呵護而先聖賢之靈爽
有不可沒也因敬爲之說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盞盞說

七七

嘉魚隄說

隄在嘉魚縣濱江破湖北水利隄防紀要載明咸甯協修協修云者言助嘉魚修築也查咸邑檔案此隄歲修咸止出一千六百工爾時每工元銀四分每分四八三十二文所費不過五十串內外人自無不樂從康熙五十五年邑舉人武醕等具控定案現在印冊炳然光緒戊寅四年冬邑舉人章列侯王汝霖職員錢雲樞王森林廩生張枏先等重檢檔案具控 上憲并將前案鈔附 督憲下鈔呈老案於縣諭每頁蓋縣印再繳以徵其實 邑侯王子厚明府遵照用印由 府解上閱過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嘉魚隄說

七十八

後仍由 府飭還咸人存王森林手林復繳存隄費總局今查隄工案件檔案尙存總局 王邑侯所印鈔呈新開徧覓始獲憶道光年間 裕制憲出 奏中有外江內湖一線之土焉能保固作爲廢隄云云隄工已寢後 裕案湮於兵燹咸豐同治之交 方府尊請帑諭修邑人雷雲茂才承領修築後沿爲例咸因有隄費之征當戊寅歲之明年己卯春章王錢張諸人方在省垣具控而我縣諸君已往隄雇工修築不俟案定事遂中止究之咸邑居民近水者不過十之一二以嘉十二里較咸十六都等也嘉十二里上六里不與其事咸則十

六都山鄉財力並瘁嘉係切膚之災咸則隔百數十里或二百里不等若以嘉之人修嘉之隄其利弊易知其夷險目覩其水或漲或退其隄或完或壞一切弊實常縈習中咸助費嘉領修何便如之若以咸之人修嘉之隄人地兩疎致多掣肘况近隄居民盜樁爲已有掘土以便用柴草居食更加貴視隄工爲奇貨而居此我縣之民所爲憤極者也夫隄在嘉境則利害自在嘉不待智者而知也嘉之上六里不與修隄事而咸代修之嘉人反據爲利藪咸之人其能甘心乎况咸之濱湖受害者實由金口江水倒灌所致有隄亦然咸之人苦矣咸之力竭矣益於嘉者十之九益於咸者並無寸之一後之君子觀此隄之情形與咸嘉之所以苦樂不均者不知如何可以處此也姑書其大概以俟焉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嘉魚隄說

七十九

書周賀氏刲肉醫夫事

訓導黃元所

周賀氏者大司空雲甫先生之弟之子余齊年友伯珉
觀察之同祖女姊也賀於蒲圻爲右族世守柳河東家
法其女子子亦讀書明大義故已有與賀爲緣得婦皆
賢之諺氏年十九歸咸甯周煦生直收之三子穀卿舍
人孝事尊嫜於娣姒間無忤容凡此婦順舉無足爲氏
多者其姆訓然也光緒戊寅秋舍人感寒疾發敬兒全
身熱日益甚支離床褥氣絲微不絕如綫氏憂形於色
侍湯藥維謹絕不假侍婢手歷七旬不倦先是舍人負
疴時氏卽持戒茹齋朝夕暗誦觀音經數十過至是疾

咸甯縣志

藝文卷七

賀氏刲肉事

八

亟氏沐浴更衣矢絕三日粒晨惟飲白水數勺夜漏十
二下步出庭階焚香露禱乞天鑒乃引舍人夙佩小刀
刲左肱肉一片嚮而投諸藥鑪奉以進舍人憎憤久罔
聞知也飲訖神頓清醒曰是何神劑効乃爾耶喜極不
覺卽宣佛號一聲舉室聞之羣奉醫者爲天人疾遂以
次就痊氏猶支撐如平時而神色頓沮舉手有不適狀
姑詰之則以偶失調對姑告之舅舅憬然曰若謂媳果
失調至是乎是殆戕生以起死也盍訶旃姑假以事召
之前攬其祛拉裏諦觀血猶濡縷驚且泣曰愈我兒苦
我媳矣奈何視創痕廣近二寸袤三寸餘深約四分趣

延醫診視亦幸無恙然自是與右肱較則羸一握矣舍
人生故荏弱父母常隱憂其不壽經斯疾愈後神日以
王肌日以豐今固儼然一魁梧雄偉丈夫也舍人侍父
宦秦中今歲歸鄉試修士相見禮於鄂寓以氏之行實
語余欽遲者久之歎爲至誠感神理則然已時有座客
晚余曰嘻特偶然耳天果能謹則文信國不柴市史督
師不揚州矣余作而曰君第見文陸史瞿諸君之無
補宋與明固也獨未聞臣摩以餘燼復夏文叔以布衣
亡新乎夫夏統中絕四十載漢祚亦殄二十年勢已陸
沈莫挽矣而二人竟以一旅一成光復舊物藉非人定

感甯縣志

藝文卷七

賀氏封肉事

十一

勝天烏能若是且自古忠臣義士孝子貞媛往往遭罹
百六擁護所大際萬難措手之會不惜毀髮膚捐軀命
泣血椎心以冀幸一當卽明知舉事難成猶必涉艱冒
險孤行其胸臆之所安斷弗肯誘爲無可如何而退聽
况其未必無成乎况天祐順固有默相其成者乎觀於
周賀氏可以確然信蹶然興矣如君言吾懼沮天下義
烈之氣而長後世媮靡之風爲不少也此何可哉此何
可哉客赧顏而退因備書之以俟觀風者之採取焉

